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乾元二年自秦州如同谷十二月一日紀行所作

別贊上人

人有四種一儼一人二濁
人三中間人四上人

百川日東流古詩百川日東客去亦不自我生苦漂蕩

苦若何時有終極曹子建詩相
思無終極贊公釋階老放逐來上

國贊公与房瑒遊衍瑒既得罪贊亦被
謫上國京師也時贊公駐在同谷也還為世塵頭嬰累也贊
公本脫俗

塵所累也頰帶憔悴色
屈原既放楊枝晨在手言以楊
柳枝洗

淨梵唄也涅槃經多於晨時日初出時離常
住處方用楊柳或以楊柳為齒木乃謀說也豆子雨已熟種之
所以供粥雨或作兩兩熟安可

言來同谷已經兩年矣是身如浮雲
維摩經是身如
浮雲領更變滅限南北贊公自上一國來同谷是自此而南然其
身如浮雲无定著豈有南北之限也異縣逢舊友

南時為華州同功屬關輔劍奔官之秦州自秦入同谷与贊公相遇也初欣寫曾臆天長關塞

寒關塞指同谷
遠歲暮飢寒逼野風吹征衣一作天長關塞
征衣乃行人之衣時甫又自同谷而入蜀因与贊公欲別向曉

公而勃別而為此詩也陶淵明辭風飄飄而吹衣欲別向曉曉
一作昏曉日入也謝靈運詩朝遊窮歸歸

鳥盡歛翼歸鳥猶得斂翼
遊子不獲休息乎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荆棘

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人之聚散無常地亦興廢不一古
來聚散之地總經昔昔已荒為荆
棘矣孟冀兩京之地昔與贊公或聚或散於此今經嶺山之亂蓋生
荆棘况二人俱當衰年出處之迹可不勉乎且越春秋離別詞曰行
行各努力

發秦州乾元元年甫敗華州司功屬關輔鐵乾元二
年亦官之秦州又自秦州適成州同谷縣凡
紀行詩十二首題便云在房公起秦亭十一月至西
康冬春之交發同谷登劍門公在同谷云吹蓋不盈月
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
太史公諸贊方駕各者宜常誦之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同谷在京之南
不殘破故云樂

無衣思南州南火方也氣煖故思之也漢書曰天水郡
明帝改曰漢陽趙便云天水地寒田瘠

上詩適彼樂上被樂上

杜詩卷十七

一

於同谷而同谷緣麻多於秦塞故也地志同谷蜀北秦南蓋有地視
同谷為西南州而多南也秦州記曰度所隴丘秦祭八月乃來五月
乃陳謝靈運詩南州漢源十月交後漢志隴西郡氐道黃水出
交於德佳木陵襄山漢源十月交後漢志隴西郡氐道黃水出
出漢之養山曼宇記秦州清水縣嶺家山漢水出焉唐志成州本
漢陽郡有同谷漢源縣鮑照登月峴詩孟冬十月交報氣隱欲終天

氣如涼秋草木未黃落月令李秋之月草木黃落况聞山水幽一作東
栗亭名更嘉栗亭川在成川同谷縣魏王始中改為栗亭縣今成州栗亭館也下有良田

疇充腸多薯蕷薯蕷音與薯蕷同郭璞云根似芋可食江不飢一名山芋山海經景山北埜少澤多薯蕷

崖蜜亦易求崖蜜乃高

崖蜜亦易求崖蜜乃高

多在水中山崖蜜別是一蜂如陶所說出南方崖石間生崖上蜂大如

或謂崖蜜乃櫻桃也余謂此說非是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

舟漢志秦州天水郡顏師古曰秦州地記郡前湖雖傷旅寓遠傷

云庶遂平生遊漢源之地向西南不甚寒十月之交草木未落况

其田肥沃又可以耕其豐稔產發不齊之類又可以充此邦俯要

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聊暇日

難夕留懶一作懶乃秦州衝要之地人事紛冗况甫平昔心性懶

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右詩兩頭

長悠悠言天地雖厚而吾道凋殘若

赤谷十道志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李陵詩遊豈但歲月暮重

來未有期蘇武詩相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艱一作難

村詩卷十七

二

一

一

亂石無改轍不以亂石之我車已載脂詩我車既文

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飢悄然村墟通煙火何由追地

理志秦州龍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山三秦記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地上有清水四注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見秦川自腸斷絕按集公有赤谷西嶺人家詩云路險不自安此云險艱方自滋蓋上大隴山登九回之坂也時童稚苦飢而村墟尚遠四望煙火无所追來

而造飯也貧病轉零落飄零一作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

路永為高人嗤嗤赤之切笑也古詩但為後世嗤

鐵堂峽飽欲止云此蓋饑聲疊韻本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縹緲昔沼切縹再沼切縹緲衣裳飛揚貌硤形藏

堂隍謂山臺如堂隍峽壁色立積鐵謂山峭如壁立其色黑若積鐵也徑

摩穹蒼蒼蟠天以言其高也石與厚地裂脩織無限竹限一作

根最空太始雪雪上鑿開此以威遲威遲委曲貌字与倭遲同韓詩周道威遲厥作文詩哀聲即虛此

哀聲底道威遲厥作文詩哀聲即虛此徒旅慘不悅依一作

徒懷松相悅水寒長冰橫滿岳賦長冰積露我馬骨正折詩我馬瘠矣陳琳飲馬長

肝肺熱抵奔也孤天言盜賊只也自益賊竊發以

鹽井漢書蜀多鹽井羅漢有鹽井賦公孫述傳蜀有魚鹽井指蜀銀之利在蜀有鹽井蜀都賦家有鹽泉之井

蓋薄物志臨印有不火井取并火還煮并水一斛水得四五斗蓋家竟之不過三斗劉涓子注蜀郡臨邛縣江陽漢安縣皆有塩井巴丙充國縣有塩井數所曹明皇時成州長道開普果等十州塩井總有賞蜀蜀道陵綿賞鹽菜梓遂關普果等十州塩井總九十所每年課塩都當錢八千五百八十八貫又唐書志成州宜應元年徙馬邑州于塩井城置

鹵中草木白鹵說又鹹地也東方謂之鹵西青首官鹽煙

官作既有程程限也東琳飲馬長城窟煮鹽煙在川汲

井歲捐捐捐戶骨切用力貌字或從木非是莊子天地篇子貢

出車日連連言運載自公斗三百轉致斛

綱捐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杜詩卷十七

三

六千

官賣錢只三百可致一牛商賈轉販一石六千倍收其利

君子慎止足

君子足則小知止也

人苦喧闐

愈貧也

我何良歎嗟

良乃良物物理固自然

固自一作亦固物有利則人爭取之此理之自然夫何歎嗟之

寒碖

破俟來切地名也

行邁日悄悄

邁遠行也悄悄憂也詩行邁靡靡又憂心悄悄

山谷勢多端雲門

轉絕岸

雲門亦秦地名積阻霾天寒

積阻言險畢聚于此爾雅釋天風行而雨為霾

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

南發秦州正當十月故

此已十一月故又云况當仲冬交甫於詩皆以年月紀

野人尋煙語

謂尋火煙乃得野人語則知路

後世有所考其行止也然何以謂之詩史乎

沂公增波

謂尋火煙乃得野人語則知路

瀾

也增波瀾謂仲冬風急也

人也行子傍水餐

此生免荷負

荷胡可切負也

之遺象也謂命官在身得脫征役之籍也詩候人荷戈去及

未敢辭路難

愈於荷負之夫所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

謂僻閩輔之饑而欲適同谷也按集發秦州詩云無食悶樂土無衣思南州是也

勉強

終勞苦

謂此行本也

神傷山行深

愁破崖

寺古

謂望見法鏡寺可以駐

嬋娟碧鮮淨

鮮一作鮮謂竹也

玉關碧鮮孟郊有三

蕭撤寒籜聚

撤子六切又所開切蕭撤即

零洄洄山根水

仙一作石

雨洩垂象清晨

洄上

言曉雲浴淺而濛濛也

初日翳復吐朱蕞

半光烟

可數

此寺粲然鮮明可以一二

柱策忘前期出蘿

已亭午

甫拄杖於此遠眺法鏡

冥冥子規叫

前微徑不復取

况徑陌微窳難以取就一遊於長前

里

青陽峽

塞外苦獸山南行道彌惡

天下山崖南最多甫自秦適同谷是自此而之南也

罔巖

相經巨雲水氣參錯林迥硤角來言兩山來時其兩傍如牛角而來也天

窄壁面削一作穿言峽中天地逼壁西五里石石五里乃石

名也繼奮怒向我落仰着日車側日車即日御也為此石所礙側而過也莊子徐

無鬼篇若乘日之車而游於襄城之野後漢李尤歌安得力士翻日車

載若石以其石之高大故也博物志

地下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也

霜霰浩漠昨憶踰隴坂憶

反九曲不知高幾里高秋視吳嶽周禮雍州其鎮曰嶽山在吳

有吳岳注郭璞曰別名吳山博物志吳山為西岳山在右扶風汧縣

指堂圖成阜也東笑蓮花早華山有蓮花峯見北知崆峒

薄崆峒山名見聊超然侔壯觀觀古亂切相如封禪已謂

隱冥之郭詩太谷何寥寥突兀猶越人及茲數冥冥數一作欲

超然特起可侔吳岳已謂險阻盡於是矣豈意突兀之勢隨人無尺使我嗟歎冥冥之中始知天地寥廓壯觀非一而已

龍門鎮十道志龍門水在同谷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沮縣茹切柳羊恕切沮如淤濕也棧士諫切又土限切棧道編竹為

之棧道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石門雲雲隘言日短急於奔程也

暮慘澹言屯兵於此瘴瘴也風水白刃溢隘色立切不滑也謂水為風漲舟行險

如白刃胡馬屯成阜胡馬指安史之兵屯防虞此何及賊

於此詩何嗟及矣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石龕苦含切

能龍咆我東咆補交切說文龍獸似豕山居虎豹號我西

號胡刀切魏武帝苦寒行能龍對我躡虎豹夾路啼我後鬼長嘯我前

捷善緣木後狖之類或云狖之形似鼠而大尾長作金色生

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箭射之取其尾為卧褥鞍坐檀之用 天寒

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蜺此紀異也

虹陰氣也孟冬之月虹不見今見於仲冬謂陰勝於陽有臣侵君之象伐竹者誰子竹一作木悲歌

上雲梯作抱為官采美箭美有竹箭焉五歲供梁齊

苦云直幹盡無以充提携充一作應伐竹者美竹箭以輸官供梁齊弓矢之用當時祿山

為沱陽節度使齊山東之郡也屬於祿山梁劔南之州也窮於揚國忠國忠為劔南節度使二子為國不事窮兵四夷箭幹為之采得百姓言之奈何漁陽騎颯颯驚丞黎或作驚關西祿山所領皆

姓也四載以討國忠為名颯颯如風之疾長驅來陷兩京天下驚駭也

積草嶺

同谷界
連峯積長陰謂草木陰翳也謝靈運會吟行連峯嶺千仞白日透隱見遞待禮切更也

見形向切視也言日颯颯林響交颯颯鳴切風貌慘慘石狀變山

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謂自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明水縣屬夔州唐志明

有清水縣旅泊吾道窮第一作衰衰年歲時倦衰老之年况當歲暮

之時是以小居尚百里百里乃縣城也休駕投諸彥諸彥指縣官也邑

有佳主人情如己會向言眷愛之情如素相識矣來書語絕妙遠客

驚深眷遠客甫自無荷諸君眷顧之深令人揣分知驚也食廠不願餘左思詠史詩飲河期滿腹

貴足不願餘茅茨眼中見謂兵火之後觸目皆茅茨草創民未安君雖為微物不忍棄其餘蓋艱難之際飢

民不得而食者矣

泥功山

按寰宇記雷牛泥功玉仙三山皆在栗亭界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濫非一時濫乃擬切淖也又乃定切義同

版築勞人功昔傳說版築傳岩即此地蓋為水所隔旧四時常泥濫故以版夾其兩傍而築之也不畏

道途永途求一作哀反將汨沒同遠只恐反同版築之人同

旧設於泥淤也白馬為鐵驪白馬過山翻為黑色之驪玉篇驪馬深黑色小兒成老翁

小兒經此輕捷無所施亦成老翁之拙哀悵透却墜悵一作綠悵墜於此死鹿

力所窮鹿窮於此以不能攀援而哀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寄語後來

者須是防護無為忽
濂而汨沒於泥淤也

鳳凰臺

山峻不至高頂按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凰
臺山乃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之地所謂鳳凰臺

上憶吹簫
若具也

亭亭鳳凰臺

亭亭高貌艷道元水經注蜀水南逕盤頭郡東
而南今鳳溪水上乘蜀水於麗業郡南逕鳳

溪中有二石双高其形若門漢世
有鳳凰止其上故謂之鳳凰臺

北對西康州此謂之西康者
廣東有康州而

所以別異南康也隋地理志何地郡後魏置南岐州後周改曰鳳州
領同谷同谷舊曰白石置廣業郡西魏改曰同谷後周置康州大業

初發唐地理志成州同谷郡武德元
年以同谷置西康州正觀元年廢

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
悠西伯指文王以言岐山也蓋公所依因車感發託與高遠意以漢

為不足錄耳文王七年受天命鳳鳴于岐嶽而與王道自文王既
沒鳳聲亦息而不聞是詩寫意當出賢者不違鳳鳴之為物有道

則見無道則隱喻賢者出處之道也故詩下文以思鳳有雛在上恐
其飢渴欲有以飲食之庶其為端於出也按周語周大夫內史過對

周惠王曰周之興也鸞鳴于岐山注鸞鸞鳳之别名也春秋元命
苞曰鳳凰遊文王之都故武王受鳳書之紀後漢賈逵傳昔武王紂

父之業鸞鸞在岐瑞應圖黃帝時鳳巢阿閼堯時鳳凰來儀周時鸞
鸞鳴

驚鳴
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淨安得萬丈梯為君上

上頭上上時掌切登
也下上音尚恐有無母雞飢寒日啾啾古樂府隴西
行鳳凰鳴歎

將九雛我能剖心出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
求切光也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莊子秋水篇南方有鳥其
名鷦鷯非梧桐不止非練

者瑞重直用切尚書考靈耀曰明王之治風凰下之山海經丹穴之
山有鳥名曰鳳凰是鳥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靈瑞應圖曰

鳳王者之嘉瑞紫雲琴操曰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凰來舞於
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

微命休高山無田離乃鳳子也賢言飢者為天地万物父母實曰
類之以養時無明王則賢人飢而不食其祿具以飢寒者

秋啾甫欲剖心以當竹實以心之流血以當醴泉慰此王者之嘉瑞
闕其羅而問之雖微軀不足恤也風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如賢

者非有道之
坐看綠翮長長如舉息八極周自天銜瑞圖

一依圖識春秋合識圖曰黃帝坐元苞浴水之上與大司馬容光等
臨觀鳳凰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圖宋均注元苞石室名也又曰

并坐中舟以太尉舜臨
飛下十二樓漢郊祀志黃帝為五樓十二
觀鳳凰負圖以授堯

馬集仙錄西王母所居玉樓十二李白詩曰天上白玉京五樓十二

城是也
圖以奉至尊奉一作獻至尊天子也圖
鳳以垂鴻猷猷

大道也風乘鴻猷所以表大道也山海經鳳首文曰德翼文曰禮
背文曰義齊文曰仁賜文曰信帝王出紀鳳首文曰順德背文曰
信義齊文曰仁賜文曰信帝王出紀鳳首文曰順德背文曰

別外之辭也此乃孔子
羣盜何淹留如是則四海清平羣盜
復尚縱橫乎此用所以

居同谷所作縣名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同谷圖經隋平
州來同谷寄居也甫自秦

有客有客字子美杜甫字子美以客稱者謂寓居也甫自秦
州來同谷寄居也甫自秦

白頭亂髮垂兩耳耳言其短也
歲拾橡栗隨

徂公徂似兩切橡實也徂千餘切據禹食橡栗也披新唐書甫
居同谷拾橡栗以自給且其徂公之北乎後漢李膺拾橡

足乎級徂皆起而趨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級徂皆伏而喜注
亭栗也莊子齊物篇徂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徂皆怒曰然則

裏中原無善歸不得善或依主中原即中國也同谷係塞郡
故指京城為中原前家原此杜鄴自賦

手腳凍斃皮肉死斃七倫切
皮折裂也

嗚呼一歌

苦歌已哀已一作獨鳴如字荒胡切數辭也費弼攷之字書於
鳥鳴三字通用辜擊擊擊字五字通用詩烈文於乎小

乎前王不忘乎前王不忘而禮記大率引詩則於戰前王不忘傷曰於乎小
子而史記齊燕齊陸王策皆曰於戰小子是於戰可以為於乎也

前漢載三王策文則變於戰為嗚呼嗚呼黃繼於文注古於戰豈
不休哉又於戰字類師古注於戰讀曰嗚呼黃繼於文注古於戰豈

於戰今作嗚呼是嗚呼可以為於戰也又後漢岑熙傳美矣岑君
於戰休茲注於戰數美之辭見於雅於音鳥戰許宜切則是嗚呼

悲風為我從天來悲風為生天為之感動况人乎
亦皆可

長鏡長鏡白木柄鏡鋤銜切又士絨切賈誼吳人云犁鏡又
云土具謝任伯云案鏡以鐵為數以木為

我生託子以為命柄所以掘地種植乃生
死所係故云託

黃精無苗山雪盛黃精無苗言其飢也黃雅
黃精龍街草也木草黃精

杜詩卷十七

久服輕身延年或曰黃精當依黃獨苗獨浴謂之上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謂之黃獨飢歲土人插食以充糧食江西謂之上加余謂陶說非是當以黃精為正按集有泉服短衣數挽不掩脛脛言其寒也甯嗽叩牛角歌此時與子空歸來空或你侬非也是時日短布單衣不及歌男呻女吟四壁靜同谷艱食相倚鏡而採黃精以雲盛无苗可尋遂尔空歸也壁立中无所有男呻女吟飢寒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閭作隣不可忍也謂放声以歌閭里聞之為之惆悵况親戚故舊乎

有弟有弟在遠方一作各一方趙便詩史云公四弟曰穎曰觀有占婦草堂曰夕客應吾道相隨獨尔來而在荆門詩系云第三弟豈飄泊江左又有乘雨入行軍六弟宅詩後不同

各瘦何人彊謂兵馬之亂各為飢寒所困故也後漢趙孝弟禮賊感其意生別展轉不相見梁府七鄉各異胡塵暗天道各捨之

路長胡塵謂祿山之亂東飛鴛鴦後鴛鴦鴛鴦謂之鴛鴦鴛鴦音何又音加吳都賦鴛鴦鴛鴦劉淵林任鴛鴦而大長頸赤目其尾陸

水去母好鴛鴦鴛鴦似人家鴛鴦鴛鴦九頭詩有鴛鴦在梁木鴛鴦亦鳥也安得送我置汝傍按集甫有曲江詩云吾人共作心似衣弟姪何傷次如兩又得舍弟消息詩

在山東正祿祿言欲鴛鴦鴛鴦乘乎輕捷之便而買之傍汝歸何處收兄骨祿言欲鴛鴦鴛鴦乘乎輕捷之便而買之

長淮浪高蛟龍怒時甫妹在淮南也十年不見來何時時一

有妹有妹在鍾離地理志豫州治鍾離縣春秋時為鍾離子國楚地漢縣也按集甫有詩云近聞韋氏妹適

扁舟欲往箭滿眼按資治通鑑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

為我啼清晝問里為之惆悵猶可也猿乃无知之物今為我啼蓋哀傷之至能使无知之物感動則其窮斯為極

杜詩卷十七

矣按李氏宜都山川記峽中清後吞鳴其清諸山谷傳其聲冷於不絕行者悲之或引西清詩話林樵占本作竹林乃鳥名也實有啓自同谷來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枯樹一作樹枝黃蒿古

城雲不開同谷乃古白馬之谷一漢屬武都郡唐天寶元年更名同谷其城皆生黃蒿故云古城白狐跳

梁黃狐立黃一作玄跳徒切躍也惟子道逆遊高理注東西跳梁春秋營潭巴曰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山海經

武都之山黑水出馬有玄狐蓬尾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

一作白鳥集詩小雅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刺賢人不用甫頁名世之材見遺中谷是又感時觸物中夜起坐傷歎不寐古詩云壯士中夜

心見也謝靈運詩朝昏嗚呼五歌兮歌正長竟招不來歸

千念集曰夜方感盛昔屈原不見用於楚懷沙自沉宋玉為之作招魂詭言竟兮來

故鄉歸此云竟招不來歸故鄉是知甫身雖寓同谷而魂夢未嘗忘故鄉之甚也

南有龍兮在山湫湫音秋龍潭也此篇因感龍激而託言寓意焉古木龍從枝相

穆龍靈紅切從子紅切穆居訓切大下曲也劉安招隱士篇桂樹叢生弓山之幽懷養重葉兮枝相穆山氣龍從兮石崖岷洪慶善補

音龍力乳反從音總木葉黃落龍正蟄龍蟄喻天子失勢也月令季秋蟄蟲始蟄

易龍蛇之蟄蟄蝮蛇東來水上遊蝮蝮方六切大蛇也蝮蛇東來於涇渭之上也山海經蝮蛇色如綬紋大者百餘斤名及鼻蛇小

蝮蛇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本草引張支仲云蝮蛇形乃不長頭扁白

頭足貼著失人犯之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拔劍欲斬如高

赤帝之子故也祖斬白蛇以吳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思相使切一溪壑為

我迴春姿依尚為有情之物乃若溪壑既非有知又非有情今為之迴春姿之如變秋色之慘足見用之悲傷龍蟄

而蛇遊時之亂其矣數無力以救之也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李少卿答蘇武書曰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三年

飢走荒山道自丁酉至德三載至己未乾元二年為三年矣餘見前長安御相多少

年富貴應須致身早肅宗中與所用皆後生晚進之人勳山

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甫傷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所謂富貴不來年少是也趙僕云七歌其一指身窮其二

相家窮其言檐其弟妹其五古城寒雨四山多風中皮窮公其六喚
蛇遊水上欲斬復休溪壑回春其七長安鄉相恨未為舉高也

萬文潭

同谷縣作成州同谷縣鳳凰潭一名方丈潭方丈潭澄兩山危立下隄巖碧

清溪含真漢今舊作合按唐咸通十四載西康州刺史權錫刻公方丈潭詩曰清溪含真漢倒影垂簾巖出入巨

瓜嶺何當暑天過今本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方丈潭龍
龍乃在山故是也窟窟萬丈內跼步凌垠跨梁六切垠
潭邊也凌近潭邊使人不敢放步故為之跼踏並言其險也西京
端崖固之中前後无有垠界淮南子出於无垠野之間許慎注垠郭

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然根虛無却立謂退則阻
相對如削成然而積乎清虛也時用寓同谷不盈月按柳塘管有詠
公同舍家次回工部接邊後鄰家大半无青光迷道路白社寄杯王孟
大雅何人繼全生此地孤孤雲飛鳥付空羈舊山隅鴻曰方丈潭在
公宅西洪濤蒼石山徑岸壁如目見之山海經大華之山削成而四
方高立千仞倒影垂澗澗巖巖作類並徒對切澗澗從從也
其廣十里

臨水而山離影在水中也前黃郊祀志蓋與輞李登殿倒景如尊注
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按其景倒懸綽天台賦序或倒景於重溟是
也或謂澗澗黑如灣環底如黃作知陳清見光炯碎炯古也
顯珥此也孤雲到來深飛鳥不在外高羅成帷帷惟作帳陸士
惟寒木壘旌旆壘一作壘康協發南行遠川曲通流謂川

與此相與此相嵌竇潛洩瀨嵌口銜切洩私列切造幽無人境
天台賦卒踐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遊斯最
无人之境閉藏脩鱗蟄趙俊云是時候出入巨石礙石一作瓜何當暑

天過子時則訓南方曰炎天快意風雨會一作快意風雲人會
子時則訓南方曰炎天快意風雨會一作快意風雲人會
截於此亦以巨石障礙為恨警君子捲載動則牽礙於小人良由不
得其時苟得其時則風雲會斯可以快意矣應德詩欲因風雲會
濯真凌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八

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劔南紀行所作

發同谷縣乾元二年甫寓居同谷屬劔南又自同谷入蜀此詩以下皆公道紀行十道志同谷

漢下辨道正始中曰廣業郡

賢有不默突聖有不暖席聖賢指孔墨及一於歷聘也突寤也

席則褻也則褻不至於寢言无寢寐也文子曰墨子无默况我飢

突孔子无暖席淮南子修務訓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况我飢

愚人人一焉能尚安宅愚聖且能安居而坐受其弊按唐書甫

居同谷尼女至有餓卒奚為不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

餓口於四方乎持其究安宅作嘉甫始至同谷喜其地僻蓋以秦州要衝賴於奈何迫物累

一歲四行役甫奈何於口休之累一歲之中凡四行役予求之

秦卑冬離秦州故集有詩云漢德十月天子至成州城故詩神

云仲冬見虹蜺十二月發同谷登劔門是一歲四行役也

去絕境神直中切心變貌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

即同谷詩云南有龍兮在山欲是迴首虎崖石虎崖一作白崖

也甫時將行停車於此有所禱也迴首虎崖石白崖山名在

峽迴首尚有臨歧別數子握手淚再滴江文通詩博酒送

峽之意謂交情無舊深一作雖无舊深知一作金舊清深知甫謂焉

老多慘感平生嬾拙意拙一作偶值樓道迹謂偶值樓道迹謂

山林隱道樓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間翻林身尚得休林

居反有媿於林間之鳥也余觀公惜別之情必迫於感接而遷也按

集送韋宙從事同公詩曰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又曰古來無人

境今代橫戈矛豈當時恐為羌戎所迫耶

木皮嶺木皮嶺在夔州賈悅呈華首路栗亭西首讀去聲謂命車向西行也頽延年北使詩首尚

想鳳凰村在成都季冬推童稚童辛苦赴蜀門蜀

即劔南登木皮嶺險難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為

之暄遠岫爭輔佐遠岫尚知輔佐此山之尊以識千巖自崩

奔喻千官奔走以趨王事者也謝靈運詩折岸委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喻

山借稱岳嶽也後漢張和華山碑山草莽於嶽澤莫盛於華山仰干塞大明干一作看塞悉憫切大明謂日也俯入裂厚坤言郡縣之地為一

聞虎豹闕謂山之深僻可畏也劉安招隱士虎豹闕焉能懼也屢踟風水昏險阻難行

行高有發閣道謂棧道也摧折如短轆短一下有冬青林

冬青木名經冬不凋今所在有之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

繁潤聚金碧蜀都賦金馬馳光而絕影碧雞隆忽而曜儀清無沙土痕此

存莫論玄圃皆神山所居成都府因方宗巡幸之後改曰西京故甫出泉溫和无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對此欲何適

默傷垂老竟甫傷年老无所歸往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言陸路險阻可畏遂辭之而泛江也莊子蓬生渡

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差初加物差也綴維貌杳窅入雲漢杳一

馬向北嘶云胡馬嘶北風山倭飲相喚言倭尚求侶甫與

白灘漫漫漫讀去聲沈休文迥然洗愁辛迥一作多病一踈

散高壁抵嶽峯嶽音欽峯音吟張衡思立賦慕歷陵之嶽峯注山貌洪濤越凌亂臨

風獨回首攬纒復三歎用遭亂離故志於羈旅奔走具以有

水會渡會一作回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水行瞬息千里不比山行程期有

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我前動一作當洵若湏

渤寬篙師暗理楫篙如旁切刺船竹也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

滑風急手足寒急一作列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既畏舟就

陸復陟萬盤之回眺積水外一作出始知衆星乾乾音燥

也初疑天与水相通及登巘回視遠遊令人瘦古詩思君令人瘦衰

疾慙加餐陸行上一一下升降困頓尚不強飯

飛仙閣

土門山行窄土一作出微徑緣秋毫一作徑微上秋毫棧雲

闌干峻言棧閣之高勢峻梯石結構牢萬壑歌踈林林一作

積陰帶奔濤積陰謂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莊子

言滂大塊噫氣其名爲歇鞍在海底言下閣道始覺所歷高齊物

往來雜坐卧人馬同疲勞魏武帝苦寒行行行浮生有定

分飢飽豈可逃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數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汝一作亦謂為

五盤

五盤雖云險謂棧道盤曲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道

俯映江水疎地僻無網罟亂也水清至多魚家語

謂水至清則无魚好鳥不妄飛陶淵明詩鳥倦飛而知還

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鬪

巨猾何時除謂安要緒尚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上壚成

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陶淵明詩吾亦愛吾庐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按地理志施州清江郡春秋巴國

帝置庸州尋發置清江郡唐爲施州領清江縣清長風駕高浪

江水自龍門鎮而下兩傍山壁立无一尺平地危途中縈盤一作危途仰

望垂線縷喻閣道之細也滑石歌誰鑿諸葛亮相蜀鑿石浮梁

裊相柱

柱誅綴切謂以木為橋梁也方言造舟謂之橋梁郭璞曰即今浮橋也

目眩隕雜花頭

風吹過雨

一作過飛雨滑石之救浮梁之憂皆推行之地故目生眩頭生風矣

百年不敢料一

墜那得取

言經此險惟恐其墜不敢自保百年之壽也

飽聞經瞿塘

見度大吏

大吏嶺在夔州

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之峽大吏之嶺雖為險不若此閣道為險之至甫至此恐懼若在指數險阻之處當從此始也

石櫃閣

季冬白日長

一作冬

山晚半天赤

蜀道多卓花

江間饒奇石

江文通詩岷山多靈草江濱饒奇石

石櫃曾波上

波之上傍有臨虛

高壁清暉回羣鷗

暝色

帶遠客

羈栖負幽意感歎向絕亦信其孱

懦嬰

優游謝康樂

謝靈運襲封康樂公

放浪陶彭澤

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乃賦歸去來

吾衰未自由

謝爾性有適

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乃賦歸去來所謝靈運陶元亮優游放浪无所繫帶今甫未能自由比於一子適性之樂頗有感焉

桔槔渡

桔居喬切槔字記龍州濟順朝本張憲子戰死而朝在唐書云廣明二年僖宗幸蜀神見於利陵二江合流也余按地理志文州古氏充之境漢開西南夷置陰平蜀後主建興七年諸葛亮定之鍾會伐蜀姜維求請備陰平橋頭即此渡也

青冥寒江渡

駕竹為長橋

濕煙漠漠

江永風蕭蕭

動嫋娜

征衣颯飄颻

急流鴉鷁散

絕岸鼉鼉

驕

東逝不可

要

高通荆門路

西浙

闊會滄海潮孤光隱

有山名曰虎牙

一山相對楚之西塞也

荆門

謂荆門軍東西之路自此而判矣盛弘之荆州記郡

杜詩卷十八

四

顧眄遊子恨寂寥無以洗心骨謂无物可寫愛也前登但山

椒登一作路山椒謂山脊无草木也釋名山頂曰多亦

劍門

按地理志劍州劍門縣在川東北五十五里有累

載作銘所蜀都賦緣以劍門名皆有關道在梓潼郡東北

蜀之險隘蜀主先從開明上到蒼葦積方四千歲至秦

惠王時始与中国通李特送流人至劍門箕踞四顧大

意曰劉璋有此形勢而束手於人乎遂借棋曹騰華陽

國志諸葛亮拍蜀數營不架空為飛泉閣道即古劍閣道

卿元水經注曰大劍戍至小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

相通謂之閣道柳宗元銘并銘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為

門環于蜀都

惟有天設險易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亡劍門天下壯門

作閣言山石廉利如劍乃連山抱西南石角在北向此言地

天設之險為天下之壯也而趨中原自然之勢觀劍門

而趨中原自然之勢觀劍門兩崖崇墉倚言古有一山

崇如刻畫城郭狀謂城郭依山以一夫怒臨關作門百萬

未可傍傍一作仰傍也也蜀都賦一人守隘方夫珠玉走中

原珠玉陳鮑岷峨氣淒愴岷謂青城山在成都之西岷

五帝前雞犬各相放後王尚柔遠書柔遠職貢道已

喪蜀舊為西蠻之地自三皇五帝以前雞犬之聲不聞乎中國未嘗

奉中國稟天子正朔至秦繫帳帳以通蜀務在懷柔遠人遂修臣職以貢

山之氣為之消絕可令人凄愴是以前王始奏獻于中原矣

至英雄人高視見霸王王于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

備公孫述劉吾將罪真宰莊子齊物論若有真宰而持不得其朕意欲鏗疊

障鏗楚并切平誠也後世英雄之君視其險阻不免并吞割據竭力

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默一作黯恐當肅宗中原未平之日

鹿頭山唐地理志鹿頭山在漢州德陽縣南距成都

百五十里唐高崇文擒劉闢于此亦有關以

鹿頭 為名

鹿頭何亭亭亭亭高貌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

里豁甫望成都如削渴之欲飲食乃至鹿頭山已斷絕下遊子

出京華一作咸京遊劍門不可越張孟陽劾蜀銘推蜀之門

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甫自京華至秦亭自秦亭來

若恐中途委棄不謂能越劍門之遊成都山鎮軍後廣阻眾難

險以及于此得過平闊而喜也謂南宗中興天下

間君寬切昔艱兵燹三分天下謂南宗中興天下

劉備勝此方以建霸王之業謂南宗中興天下

聖人能以天雲端失雙闕雙闕謂天子之宮也以天下既一家

見矣或曰雲端全有以劍悠悠想揚馬繼起名碑元碑元

門堦閱之險果何用哉謂南宗中興天下

高有文令人傷文一休才揚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有文

體其何處埋爾骨左氏傳吾紆餘脂膏地紆餘脂膏貌

也慘澹豪俠窟謂此地出豪俠之士負持戛氣俠助杖鉞非

老臣宣風豈專達此州最為難治僅非得老臣宣布天子之風

乎冀公柱石安與公公乃傑射異國公象見也論道邦家活

周官茲維三斯人亦何幸公鎮餘歲月是時冀公以三公

石之才尹鎮此邦已餘歲月矣乃成都之湖幸用喜道之故有斯人

亦何幸之句或謂冀公為尹尚有歲月之期斯人之所以幸也此句

可以見子美初來成都非為嚴武而來也

成都府成都府劍南西路蜀州也

擊擊桑榆日桑榆謂吳景也桑榆乃桑肥之木喻老年將衰初

日暮行來婦照我征衣裳日暮桑榆而其光擊止足照我衣

物色桑榆時居西內也阮嗣宗咏懷詩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成都

灼灼西顧日餘光照我衣詩各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言非故國也曹植詩不

故鄉故鄉謂大江從東來遊子去日長去日黃曾曾

城填華屋曾考曾同填陟刀切完也或曰填音田滿也言季

冬樹木蒼

言地暖草木不凋也按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發同谷赴劬南至是月方抵成都也

名都會

此一都會也吹簫聞笙篴 周居見切一作 信美

無與適

此邦信美矣但甫自恨无所歸狂也王粲登樓賦金信美而匪土芳曾何足以少留 側身望川

梁冀知已

者有所利濟也張平子四愁詩側身望川 鳥雀夜各歸

中原香

鳥雀與微物夜各有歸於巢而甫香不得歸中原傷已身雀之不若也 初月出不

高

喻肅宗初即位也 衆星尚爭光 喻史思明之伐也 自古有羈旅

我何苦哀傷

自古賢聖之不遇如孔子孟子之流託迹漢國所不能免况甫乎此乃自寬之辭時裴冕尹成都甫

是以上居於浣花里也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西郊

時出碧雞坊

梁益州記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曰碧雞坊按前漢王褒傳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

郊向草堂

裴冕鎮成都愛用卜築草堂於西郭浣花溪上 市橋官柳細 後漢公孫述傳休慕敢死

州記曰

中星橋清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成都記市橋水中

有石華

華陽國志石牛門曰市橋架字記市橋在益州之西漢濤州在橋南因

州西南石牛門

曰市橋架字記市橋在益州之西漢濤州在橋南因

寫名

江路野梅香 市橋江路草堂所經之地也 傍架齊書帙看題檢藥

囊

檢或作餽非是 無人覺來往 竟一作競 踈懶意何長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

崔公謫自吏部而謫荊州司謫官樽俎

定常開

官一作居 九江日落醒何處 九江在潯陽郡按荆

若甕谷可以盪觴在益州建益滿江縣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南江初在楚為青衣水汶水合至洛陽與洛水合東北至巴

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為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

州名為北江而入海也潯陽記九江一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襄江五曰岐江六曰源江七曰稟江八曰提江九曰南江

漢武帝至九江郡鄭印一柱觀頭眠幾回 一柱觀在荊州按

王義慶代江夏王鎮江陵於羅公洲上立觀甚大而唯一柱十道志
唯一柱觀荆州羅公洲臨川王起衆舉率一柱鱗角巖事江陵臺甚大
之邊詩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是也
懷以相欲問平安無使來使所吏功故憑錦水將双淚好向
待也

卜居

瞿塘灩澦堆公所居院花溪亦曰濯錦江也荆州記灩澦如馬
瞿塘莫下灩澦如象瞿塘莫上蓋舟人以爲水則
乾元二年歲在己亥冬暮甫至成都明年改元上元歲
次庚子公年四十九勅南節度使右揆冀國公裴冕爲
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以君焉詩所謂主人謂裴
冀公或以主人爲嚴武非也草堂在江上錦官城西万
里橋左浣花溪前按集有奇屢年是也
堂云經管上元始斷手室應年是也

浣花流水水西頭疏主人爲卜林塘幽並見已

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蛉齊上

下崔豹古今注蜻蛉一名一雙鷗鵠對沉浮臨海異物志鷗鵠色青而大者是也雙鷗鵠對沉浮鷗水鳥毛有五

溪中无毒氣蜀內万里橋在浣花溪東東行萬里堪乘興昔龍馬孔明送吳使至此

日万里之行從此詩須向山陰上小舟山陰縣名語林王子猷
始矣因是得名也君山陰雪夜因談招隱
詩忽憶戴安道安道時在剡乘與撐舟經宿方至造門
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也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乃一作及隨風潛入夜潤物細

無聲黃帝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又鳴條雨无破塊然風暴兩有害於物非所謂好雨也故子美以隨風潛入夜潤物

細无声爲佳矣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

錦官城蜀城人以江山明媚鐘雜如錦故以爲錦官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孫權傳春水方生公宜速去門前小灘渾欲平

難一鷗鷖鷓鴣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鷗鷖鷓鴣

多而喜公語之以与汝曹俱眼明則可謂与物鷓鴣見水

委蛇而同其波矣古詩云兩目增双明是也禁當蜀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之俗語南市

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離傍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不見南隣愛酒

伴解斯融 吾酒徒 經旬出飲獨空牀 以出飲之故其家所獨寢之床遂空也

稠花亂蕊裏江濱 裏一作裏 行步艱危實怕春 實一作實 詩

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言當春色之盛惟詩與酒尚可以驅役未須料

李白謂也甫自謂也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春春光知有

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 與益記少城張儀所築左思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塵所舍商賈之淵列隊百重

酒開金盞 蓋一作錯揚雄傳其雄家貧嘗酒人希 喚取佳人舞

羅詩巨千賄貨山積綺麗星繁注 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

繡筵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

主可愛深紅映淺紅 映一作愛

黃四娘家花滿蹊 蹊一作非是 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

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不是愛花即欲死 愛一作有欲一作索 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

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 葉一作索

江頭五詠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 墊都念切下也 細葉帶浮毛踈花披

素艷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麝中休懷粉

身念 言丁香結實則墮於蘭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顯懼之詩麗春絕衆耳少須顏色好

多讓枝條賸賸與刺同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

此重一作希如可貴重却怕有人知

梔子本草云梔子一名木丹陶隱居云梔子剪花六出到房七道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相和

約取風霜實名山志樓石山多梔子其色可以染帛其性極冷其實經霜則紅此物最有用途青首

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謝宣城詩有美當惜樹霜露未能移還思

照水綠裙家無曲此梁簡文帝詩云素花偏可愛的的半臨池

鷓鴣前注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空昊悵望失水任呼號

六翮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花鴨

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緩行此堦前一作庭前羽毛知獨立黑白

太分明不覺羣心妬休牽衆眼驚稻梁露汝在作意

莫先鳴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以白茅覆屋也綠江路熟俯青郊橙林礙

日吟風葉歷代諸韻皆無楹字惟蜀中多此木此詞之蜀人相傳以爲宜切按王荆公絕句所謂濯錦江邊木有楹者與移字同押則知宜切爲是蜀中說玉璽以南多楹木易成而可新美陰而不害按集公有憑何少府食楹木裁詩云絕聞楹木三年大與致蔭優籠竹和煙滴露梢籠竹力鍾其蜀有竹名鐘籠暫止飛鳥

將數子歌曰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頻來語燕定新

巢旁人錯比揚雄宅嬾愜無心作解嘲博姓字子雲蜀博姓字子雲蜀

蜀相諸葛武侯廟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本傳亮躬耕

郡成都人有田一壥有宅一區卅世以農爲業及帝時丁傳重賢用事雄方草太玄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蜀相諸葛武侯廟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本傳亮躬耕

隲帥好為梁甫吟先主屯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則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生遂詣亮三往乃見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冊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先主於永安疾篤召亮屬曰君才十倍曹不及能安国立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忠貞之節雖死不以死先取亮後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雖死不以死先取亮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漢上表曰先帝不臣亮驛三顧臣於草庐之中諮臣以天下之計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一退司馬宣王行其落髮歎曰天下奇才魏鎮西將軍鍾會至漢川祭其廟公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採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魏清獻公玉壘記曰武侯祠古柏孔明手植按集公有詩云君皮瀾兩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此正所謂柏森森也華陽國志成成都西城故錦官錦江織錦濯江中乃鮮明能江不如蜀之錦江魚鱗能鮮明錦絲蓋濯錦以魚洗布以衣故公詩用錦里錦江山水錦城錦官城錦官猶地志州縣蓋官鐵官攝官一曰蜀城江山明媚華如錦曰錦城一曰錦離人貢曰錦官城

草碧隔葉黃鸝空好音空一作多此皆傷其人之不見也別賦春色映堦碧草自春色別賦春色

兩朝開濟老臣心兩朝言先生及其子禪曰後主也亮表云以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

出師未捷身先死見題注長使英雄淚滿襟諸葛制八陣圖合一天下未及出師一戰而死故英雄之

賔至賔至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謂有肺疾也豈有文章

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詩賔之河之干竟日淹留佳

客坐百年麈尾獨孺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

看藥欄

有客

患氣經時久謂有肺疾也臨江卜宅新謂結草堂以喧卑方避

俗詩喧卑踈快頗宜人江摠詩山有客過茅宇呼兒正

杜詩卷十八

葛巾

諸葛亮葛巾羽翁指麾三軍

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言蔬不

小摘足見其重客也物余微出於力之所致謝靈運永嘉記以小摘供日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謂結草堂于浣花溪上无塵俗之氣也圓荷浮小

葉細麥落輕花落一作墜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餘餘遠也

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晉葛洪傳洪自稚川從祖玄吳時李道得仙号曰高仙翁其鍊丹秘術悉得真法以年老欲鍊丹砂以期假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貨高不許之供曰非欲為農以其有丹且帝遂從之

梅雨江南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

南京犀浦道南宗至德二年十二月以蜀郡為南京犀浦乃成都屬邑成都記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沉江以壓水怪因以名縣今本犀作西非是四月熟黃梅周處風土記夏至兩名黃梅雨沾衣服皆敗黧埋雅江湘二浙四五湛湛長江去隋煬帝江都夏詩梅黃細雨麥秋

龍喜蛟龍以水漲故喜也廣雅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郭璞云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生子如三斛瓮能吞人龍屬也

盤渦與岸迴渦烏木切盤渦乃水之壅礙于而回泝者故與岸迴旋也郭璞江賦盤渦含轉凌濤山頽

田舍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二上有市

風俗通云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買當於井上洗濯令其物香潔然後到市也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庄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戶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因井為市交易而退井也

地僻嬾衣裳柳枝枝弱釋許居功字正作柳柳唐顧陶柳柳枇杷

樹樹香樹一作樹鸕鷀西日照曬翅滿魚梁此詩梁田舍在清江

之曲草深地僻无干戈之亂又有荏柳之木枇杷之果可以棲息鸕鷀水鳥能捕鱖曬翅在於魚梁之間而无驚擾也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床高數尺倚杖没中洲

杜詩卷十八

十二

尔雅釋水水中可居者曰洲

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紫小楫

容易拔船頭一作拔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清江指流花溪也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

來堂上燕一作來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碁局

為一作成東晉李秀四維賦四維職者備尉擊侯所造也畫紙為局截木為碁稚子敲針作釣鈎此用

於草木鳥獸之類不必別為曲說以肆穿鑿也按集公有進解詩云

惟藥物一作但有故人共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何一作无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石犀行

成都說石犀在李太守廟內蜀王本紀江水為害屬守水作石犀五枚二枚置在府中一枚在

市橋二枚在淵中以厭水精因名曰石犀里刘欣明交州記犀其毛如豕鬣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三犀當作五犀流傳之誤也或

謂甫止言二犀皆據所見乎按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筭於江橋南命曰犀生里縣道元水經所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淵水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旁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水中上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至有乞今蒙福自古雖有厭勝法厭壹陟切漢高帝紀注勝之天生江水向東流向一作須襄陽曰蜀人矜誇千

載泛溢不近張儀樓蜀高經張儀築少城在大城西成都記張儀樓在城南高一百尺有南史始因王

與秦仲能登張儀樓商略前言住行今年灌口損戶口灌口一作灌注繁宇記彭州有灌口鎮鎮西有玉女

祠祠西有李冰廟李膺益州記情水此事或恐為神蓋李冰路西七里灌口右所謂天鼓閘也

犀以厭水精立石人與江神約人蒙其利以厭勝之術然此術雖古有之亦不可謂之正道水東入海乃不至於溢李氣謂王道正則百川理皆有石犀能使水循理耶蜀人誇此事傳於千載之下謂水果不能近張儀之樓以水為江神要世其言有徵何為今年灌口之災復至於戶口耗損以為神羞此必終藉隄防出眾力終藉一作終藉一

不然之謂也善武成无作神羞

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入

謀嗟爾三犀不經三濟三犀當缺訛只與長江逝然先王

之時必與工作為隄防以禦其溢此正道也彼石犀矣但見元氣

說詭怪不經果不足為爭之修其不足信矣

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察側界功謂一元之氣唯在宰相得其久而調和愛理之則自無洪安得壯士提天綱

備之災矣晉木華海賦昔在帝嬪巨唐之代

天綱倥儻為影為察洪濤闢汗方里无除

梁休約詩安得壯士駐奔騰

石笋行

蜀高經石笋街乃大秦寺之遺址殿宇樓其至成

遇夏秋霖雨里人猶拾玉珠異物前蜀丞相諸葛亮命
掘之俯觀方驗側隱其旁有篆字曰蚕叢義氏啓國並言蜀
之碑以二石柱橫理連接鐵其中歷代故不可毀後鑄
四字曰燭燭銅時人莫能辨推孔明照應斯旨令左
右丞之後主李雄召丞相花賢語其所言再掘四野賢
議曰然燭字四其理各有所主其劍雖已午枝燭字可記主
水災寅卯歲燭字可記主其稼穡充益氏物富腊悉以
其火災申酉歲燭字可記主稼穡充益氏物富腊悉以
年事推之應驗符響又云蜀之城壘主隅不正以景側
之石笋於南北爲定燕之所偏斜按石笋在衙西門外僅
百五十步二株雙踳一南一北此笋長一丈六尺圍徑
於九尺五寸南笋長一丈三尺圍徑於一丈二尺南笋
蓋公孫述時折
故長不速比笋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陌一作街磚祖

及石笋記成都子城西曰與義門金容坊有通衢幾百五

傳是海眼一作老苔鮮蝕盡波濤痕成都記距石笋二

住往磨作土穴泉水湛然以竹側之深不可及以繩繫石而投其下

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相之植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監四

方之人有來觀雨多往往得瑟瑟按張揖廣雅瑟瑟碧珠也蜀

者則奇而怪之有胡人於此立寺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爲廉

後摧毀墮地今有基跡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得真珠瑟瑟金翠

恐是昔時知相墓墓一作家立石爲表今仍存揚雄蜀本紀蜀

錯迥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笋擅虛名後

來未識猶駭奔詩駭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

見本根成都父老相傳天以是石笋鎮海眼每遇雨過往往有小

痕甫意謂此石必是古者卿相墓前上若有紋麗兼爲飾謂所海眼

以大骸而已晏然外高位受天子厚寵安顧朝廷之傾危乎此詩識

語君子所當致察石笋之擅虛名後世不審其由駭然其誣碎謬

見其本相不至疑感幾何不論亂天下如眉山國史之所爲乎向

俾玄宗有杜甫之先見於遂一人投之遠裔則天寶之禍庶其息

矣或曰此詩作於上元元年是時李輔國以內小臣而連結張后
肅宗信任之擅權之迹甚彰故甫因賦鶴生羽而譏李輔國也

杜鵑行

華陽風俗錄鳥有杜鵑者其大如鷓而羽鳥聲哀而吻有血古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聲者則

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以農事成
都記杜宇亦曰杜宇主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
農治郫城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祀杜宇時荆人鼈令
死其尸涪江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爲
相號曰開明會巫山鑿江入遭洪水開明爲鑿通流有
大功望帝復以其位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
尚始去帝號復稱王又曰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
鵑亦曰子規又云宇禪位於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三
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鳥按蜀記昔有杜杜名宇
號望帝宇死俗傳化爲子規鳥一名鵲蜀人聞子規鳥
皆曰望帝遂於鵲字加杜姓
謂之杜鵑又直謂之杜宇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

時祿山反陷兩京明皇西走幸

蜀既失帝位奈何又弃骨肉而孤寓他邦異時諸王皆爲賊所翦滅豈非杜鵑化而以老烏之比乎餘見題注寄巢生

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博物志杜鵑生子寄巢他巢百鳥爲飼之雖同

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窟伏深樹裏四

月五月偏號呼

詩十九

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

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翻傷形愚蒼蒼天變化

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

殿羣臣趨詳觀此詩蓋爲明皇感歎者也杜鵑蜀帝也國亡身死

然而化爲杜鵑鳥每生子寄居百鳥之巢百鳥之爲哺飼其子常以四五月悲鳴流血染山花其色殷紅號爲杜鵑花然其聲哀怨者豈非若訴國亡而身摧殘殘而爲禽耶記言杜鵑亦然靈武不能即遣迎還明皇乃用李輔國謀遷之于西內由是明皇懼快不得意而崩其亦不免於怨傷乎難有曰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然甫之此篇蓋亦原於鮑照行路難有曰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李頭四顧望但見松栢荆棘鬱鬱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鳥不食毛羽憔悴以人兒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意往時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心中惻愴不能言是也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

鮑欽止云崔

前年渝州殺刺史謂段子璋今年開州殺刺史

道之反有乘亂者開去成都遠不知其故史不書失之○節古云步羣孽盈

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兩川盜賊乘隙而起虎狼喻盜賊也蜀甚也甫疾其

亡上下之分以為其於窮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魏志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合道也蜀

盤至十道志駱谷道自說二女鬻臂時史記吳起與母鬻臂而別世說趙飛燕好

弟少貧穢及飛燕見召與女弟鬻臂而別

迴頭却向秦雲哭秦雲一作青雲一作雲山師古太淑山亂百姓

隨玄宗入蜀凡二十一家後出駱谷但存一入餓困蜀亂勳善甫問

其說自傷妻子皆幸免是以回頭望蜀而哭甫斯民之不得其所也

毀前兵馬雖驍雄驍堅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

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吐谷輝西羌之種也殿前兵馬乃王者之師奉辭伐罪以甲其民秋毫無

擾時天子命陸曜以三千神策軍彈壓蜀中之亂奈何神策軍捷忘

殿前之兵騷動良民若此豈所謂王師平民伐罪者乎

昔年有狂客賀知章字季真與曠備叙白事盡得其故迹矣號爾謫仙人子舉本事集

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自詠之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

稱歎極口號為謫仙人又曰公非人間人豈非太白星精耶於是解

金貂換酒盡醉而歸筆落驚風雨鶯驚詩成泣鬼神

元和中池海正章見其為樓曲歎曰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

明皇召見召此詩可以泣鬼神矣

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帝嘗召金

龍舟移棹晚明皇泛舟十白蓮池

獸錦奪袍新獸文也白外傳

白日來深殿李湯冰堂詩序天寶中詔賜

青雲滿後塵言上大夫多居其

未負幽棲志意也兼全寵厚身初蒙

杜詩卷十九

四

夜言白昔与甫同遊梁也時与滿遊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披

免園白集有景園醉歌休州乃梁園故地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

是也行歌泗水春同遊山東也才高心不展言其才本道

屈善無隣言其道否處士禰衡俊言白之後似禰衡也衡

賓客入有賦鸚鵡者射卒厄於衡曰願先諸生原慶貧言白如原

生賦也莊子謙王篇原惠居魯環坡而作文無光諸生原慶貧言白如原

見憲曰嘻先生何病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孝而不能行謂

之病憲也稻梁求未足言其志充其志也意攻謗何顯於

記切改養里切本草久服輕身益氣後漢馬援傳援征交趾載意以

種還入諸之以為明珠文犀按此言永王瑒反而諸者以白為參隔

而與謀故甫取五嶺炎蒸地按故云炎蒸南康記大使嶺相

騎田嶺九真都龍嶺臨賀明浩嶺始安越城嶺吳為五嶺蘇軾相掌

圖曰五嶺自衡山之南一山東窮于海其南漲海之北古前服秦置

三嶽漢分九郡曰南三危放逐臣三危在西故以幾年遭鵬

珠崖皆在此地焉鳥白之遭鵬故比之賈誼為長少正大

傳有鵬飛入誼舍另為賦以白曠獨立向麒麟故比之孔

子見麟而泣曰出其時吾道窮矣何法盛登祥記麒麟者蘇武

毛之長仁獸也壯曰麒麟壯曰鳴曰遊聖壯曰鳴曰歸和

先還漢蘇武留匈奴十九年擢節不稍黃公豈事秦黃公四

辯秦隱君上洛商山此以黃楚筵辭體日言白在永王瑒時如

公比白之不從永王瑒也梁獄上書辰安祿山反白轉側宿臣靈問綠王永壽長

行也梁獄上書辰流夜郎叔還尋王坐事下獄蓋非其罪

陽見怒於梁孝王下獄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此言白用

蘇武黃公

賓客入有賦鸚鵡者射卒厄於衡曰願先諸生原慶貧言白如原

生賦也莊子謙王篇原惠居魯環坡而作文無光諸生原慶貧言白如原

見憲曰嘻先生何病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孝而不能行謂

之病憲也稻梁求未足言其志充其志也意攻謗何顯於

記切改養里切本草久服輕身益氣後漢馬援傳援征交趾載意以

種還入諸之以為明珠文犀按此言永王瑒反而諸者以白為參隔

而與謀故甫取五嶺炎蒸地按故云炎蒸南康記大使嶺相

騎田嶺九真都龍嶺臨賀明浩嶺始安越城嶺吳為五嶺蘇軾相掌

圖曰五嶺自衡山之南一山東窮于海其南漲海之北古前服秦置

三嶽漢分九郡曰南三危放逐臣三危在西故以幾年遭鵬

珠崖皆在此地焉鳥白之遭鵬故比之賈誼為長少正大

傳有鵬飛入誼舍另為賦以白曠獨立向麒麟故比之孔

子見麟而泣曰出其時吾道窮矣何法盛登祥記麒麟者蘇武

毛之長仁獸也壯曰麒麟壯曰鳴曰遊聖壯曰鳴曰歸和

先還漢蘇武留匈奴十九年擢節不稍黃公豈事秦黃公四

辯秦隱君上洛商山此以黃楚筵辭體日言白在永王瑒時如

公比白之不從永王瑒也梁獄上書辰安祿山反白轉側宿臣靈問綠王永壽長

行也梁獄上書辰流夜郎叔還尋王坐事下獄蓋非其罪

陽見怒於梁孝王下獄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此言白用

蘇武黃公

萬里橋西一草堂唐瞿書公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與田峻野老

花潭外其水清風含翠篠娟娟靜翠篠謂

冉香藥調膏也厚祿故人書斷絕識交態怕飢稚子

色淒涼欲填溝壑唯疎放言失其所也自笑狂夫老更狂

甫之見奔於朝
徒以疎狂故也

淮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至德二年以蜀郡為南京北望傷神坐北窻坐或作卧

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蛟蝶元相

逐並帶芙蓉本自雙物理好偶出乎自然况甫於老妻稚子乎

茗飲蔗漿携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彭城王淑徽謂

所有滄髯無謝玉為鉉王肅曰明日顧我為君設報苦之食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廻前一作邊野柴門不正逐江開漁

人網集澄潭下潭即百賈客船隨返照來賈音古返也長

路關心悲劍閣前因念來去之路朝開橋道險阻之難行片雲

何事傍琴臺事一作意一行行雲幾處片雲用言蹤跡无定如

郡東漢公淵州也後漢志東城關秋生畫角哀至德二年升

院花溪北因攝助獲大獲一十口蓋以響琴也

故公自注
得稱城關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京洛言長安與

班張也長安則班固所謂西都張衡所謂西京洛陽則班固所謂東

都張衡所謂東京望長安洛陽之音書而不來故神交於作賦客而

已昔山壽與阮籍為神交前不勝形跡以神交而力盡望鄉臺

朋日暮廻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哀疾江邊卧親

遣興

千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霏襟血梳頭盪面絲

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作時一

北鄰

明府豈辭滿明府甫蓋有所指也郡所居曰府明者嚴明之稱
卒謂之明府謝靈運還舊國辭滿謂任滿辭去也前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
詩辭滿豈多秋謝病不待年

藏身方告勞言乞養閑也青錢言乞養閑也

買野竹趙使云青錢罰人白憤岸江阜岸憤謂頽其中也以

言意氣示賴敬劉琨岸憤大

習氏池上置酒輒能詩何水曹此以何遜美明府之善詩也

醉名之曰高陽也此以何遜美明府之善詩也時來訪老疾

負外郎文章與劉孝標並見重於世出謂之何劉詩約愛其文謂遜

步彘到蓬蒿舞悉掃切發也高士傳張仲蔚平陵人常居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粟不全貧粟一作粟慣看賓客

兒童喜得食階除烏雀馴言忘機也秋水纔深四五尺纔

作音平聲方言艘小舟也野艇恰受兩三人艘別本你航黃艇堅依艘白沙翠竹

江山暮山一作村相送柴門月色新一作相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對籬南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歎滿樹小水細通池

歸客村非遠甫自殘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

追隨數色角切屢也此所追隨者豈

恨別非前詩所謂錦里先生者乎

洛城一別四千里四一作三胡騎長驅五六年一作六七年公

草木變衰行劒外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兵戈阻絕老

江邊思家步月青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

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司徒乃李光弼幽燕安史巢穴也

戰于河陽上元元年六月李光弼及思
明戰于震州敗之乘勝席卷幽燕也

散愁二首

父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
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望李光弼之深也光弼為檢校司徒
追收河北宜應元年進封臨淮王

聞道并州鎮尚書劄士齊并州太原也乾元中李光弼徙河
陽王恩利代為河東節度使是時

也謂長安幾時通薊北謂平安
史之亂

當日報關西謂長安戀闕丹心破霑衣皓首啼老

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招魂篇
屈原有

寄楊五桂州譚因州參軍段子之任

鮑欽止云段子即廣州段功曹也
楊五長史蓋自桂徙廣段子從之

五嶺皆炎熱前漢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顏師古曰西自衡山
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標名則有五嶺焉

陸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桂陽驛曰嶺九真史記
秦紀

始皇嶺地為桂林郡韋昭注今鬱林是也後漢志鬱林郡本秦桂林
郡山海經桂林八樹在實禺東注八樹成林言其大也實禺即今之

南海番禺陳藏器云桂林桂嶺因桂得名謂之梅

從嶺以南際海尽有桂樹惟柳象州最多謂之梅

與蔚宗并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是雪片一冬深聞此竟相憶為邦復好音言邦人稱
羨之也詩

魯頌懷我好音江邊送孫楚此指言段子也晉孫楚嘗為驃
騎將軍石苞參軍故以此之也

頭吟古樂府有白頭吟篇言人相交不能有多喜新而厭故也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

其後遂入樂府

逢唐興劉主簿第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
唐志唐興屬遂州

玄宗開元二十九年改天宝至十四載安祿山反甫自開元末與劉
分手別後絕無書札來往此日雖獲相見奈兵馬紛擾未安所止也
時祿山陷兩京惟蜀偏遠獨無恙也

或梁州自劾閣而南分益州是為劔南道也關中驛使踈言關中驛使往來之罕而無書信也春秋元命苞曰關中者秦川西以關隴為限東以函谷為界謂之關中唐開元道曰貢雍州之域東自同華略河而北西自岐隴原會極于北垂及其地矣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今主簿輕舟下吳會以赴任所故甫有此戒之吳當南北

○暫如蜀川之新津縣所作四首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王時牧蜀

王侍郎乃王維之弟縉也維有別業新津裴迪從之遊蜀川荆棘迪乃從縉劍外縉節度蜀州蓋在高適之後按王維文集十秀才迪是也

何限倚山木秋木枯僵也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

影渡寒塘風物悲遊子宋王九辨悲哉秋之為氣也登臨

憶侍郎隋煬帝各於六尚書曹置六侍郎增昂第四以貳尚書之職老夫貪佛日佛一作費非是

隨意宿僧房古詩貪佛不如貪僧金光明經佛曰大悲滅一切聞善淨無垢離諸塵繫無上佛曰大光明普照又

云佛曰清淨三兩足莊嚴佛日輝耀放于光明

暮登四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暮倚鍾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

斂返照夕陽也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闕寂闕古鸚切闕寂

僻靜也易闕其戶闕其無人注闕寂也故人相見未從容從容疑知君苦思

緣詩瘦思去聲太向交游萬事慵李白有戲贈甫詩借問年來何瘦生君為從前作詩苦

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葉大涉切指王明府也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出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旦常自縣詣臺朝臨

至輒有双鳥從東南飛來幸羅張之即古仙周

南太史公甫自謂留帶也同馬迂神僊方有數仙以王喬有神

比王明流落意無窮驪病思偏徧張協賦老馬徧其羈絲鷹鳥愁怕

府也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甫自謂驪鷹

杜詩卷十九

有以青嶺我也高出乎方人之上矣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甲子記時節也言西南寒暑不正有異中土也冬來白薄寒江雲何

夜靜蜀兩幾時乾行李須相問行李使者也李與理通按春秋左氏僖三十年傳若

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性來共其困乏杜預注行李使人義公八年傳亦不使一介行李無月不至杜預注行李使人義公八年

昭十三年傳行李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行李使人義公八年

李理字雖異而義通用故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后土而辨於北方李理字雖異而義通用故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后土而辨於北方

故使為李又曰冬李也注李獄李理字雖異而義通用故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后土而辨於北方

信也乃知古昔以李為理明矣窮愁豈自寬王明府遺使相存

問以寬其愁故繼君聽鴻鴈響恐致稻梁難孟孟時值久雨以

有致稻梁之語致稻梁也

致稻梁也

致稻梁也

致稻梁也

致稻梁也

致稻梁也

致稻梁也

致稻梁也

致稻梁也

致稻梁也

致稻梁也

致稻梁也

致稻梁也

致稻梁也

寄賀蘭二鉅鉅息

朝野歡娛後張景陽詠史詩昔在兩京時朝野多歡娛乾坤震蕩中明皇時承平日久任

用蕃藉以慰邊功致祿山震蕩天下也相隨萬里日曹孟書已成

頭歲晚仍分袂詩十九江邊更轉蓬老翁但求白

異域飲啄幾回同異域他鄉也

建都十二韻按唐新書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壬寅

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又按唐舊書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以荆州為南都號曰江陵

府官吏制置同京北是時甫在成都故作是詩也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謂靈臺諸公建議設都不知時措之宜黃屋乃天子車上蓋不敢斥

天子故以黃屋言之然胡馬紛亂天下蒼生未蘇於此時又勞民勦眾以建荆州為

南都非急務也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荆門恐失東人望

東人言自荆州以東兵革未息不務拯其難是失其如西極存

東人之望也或謂東人指河南府之東都非是謂西極指鳳翔府之西都亦非也

謂西極指鳳翔府之西都亦非也時危當雪恥

雪也取計大豈輕論呂諲為荆州長史因謂以荆州置南都帝

從之於是荆州號雖倚三階正謂肅宗即位三階不為不正矣

劬曰太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
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是謂太平

時三階雖正然祿山思明之黨未滅是謂太平
猶存終必翻覆方國也崔遠詩萬國尚翻驅牽裾恨不死

不能
効辛毗引裾強諫死不足惜也披魏志辛毗傳帝欲徙冀州士家十
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不可毗曰陛下安得不與臣議帝不答起

而引其裾漏網辱殊恩
張鑄之救而放歸鄆州是蒙天子漏網

之殊恩也前漢刑法
志網漏吞舟之魚

永負漢庭哭
其策者臣無爲賈誼慟哭以陳

傳諫上疏論政事曰竊
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遙憐湘水魂

是以無由諫於帝也按楚辭離騷經序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
三閭大夫同列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乃作離騷

以諷諫其子襄王復用諛言屈原於
江南遂赴汨淵自沉而死汨音覓

窮冬客劍外隨事有田
園

言自守如竹
之不變也衣裳空穰穰

關輔久昏昏
又一作遠關中

願住長安日
作唯駐

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明日集羣臣宴會再問之
明帝又以爲日近曰奉頭不見長安只見日又載晉書本紀

照北原
北原言太原河北之地未定願天子回光有以察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

新徒有喜
言交情愈久

歸步月臺何當看
看有化藥發發照江梅

赤縣官曹擁材傑
公指成都華陽兩縣謂之赤縣神州赤縣乃
神仙之所居以美諸子有神仙標格者也

軟求快馬當冰雪
長安苦寒誰獨悲
作一杜陵野老

骨欲折南山
巨苗早荒穢
後耳熱相在而呼其詩曰田彼南山
陶然詩種巨苗山下草盛巨苗歸平明理荒徂帶月荷鋤歸

瓜地新凍裂
肅何傳召平者改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
長安城東城東之門謂之青門余謂巨苗荒穢瓜

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入
生行樂耳頃富貴何時

青門

十一

杜詩卷十九

地凍裂甫養生
鄉里兒童項領成
項領成言其長成也以喻強之次負復何望焉
朝廷故舊禮數絕
自然棄擲與時異
况乃踈頑臨事拙
甫疾後生晚進強項不遜於甫蓋視朝廷禮數之踈遠改節弃脚不同往時相擲黨也此責若輩之悍也
亂臥動即向
一旬弊裘何止連百結
百結之衣
君不見空墻日色晚
此老無聲淚垂血
無聲吞声也詩屏思泣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廣德元年自梓暫往閬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俞盜賊也溪行盡日無村塢時盜賊縱橫政

也安君江風蕭蕭雲拂地戰國策風蕭蕭兮易水寒山木慘慘天欲雨女

病妻憂歸意急時欲歸秋花錦石誰復數誰焚作能數所

歸梓州也欲花錦石可玩之矣吳楚也別家三月一得書具切詩也此言

物以婦計急速不暇數之矣復歸梓州避地何時免愁苦論語賢

光祿坂行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吳楚也西望千山萬山赤萬山一作萬

樹枝有鳥亂鳴時鳴暝色無入獨歸客鳥晚棲枝尚亂

客獨往白鳥之不若乎謝靈運詩時林昏斂眼色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

射射食亦切白日賊多安得更似開元中中一作在鄭棗傳蔡言

下大治安西諸國悉平翻是長弓子弟也道路即令多壅隔按謹師傳主應初蜀亂

冬行行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

川章彝大開東川南以此詩諷其多殺仍勉其據東川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東川梓州路也節度校獵亦似

觀成功古者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校獵謂獵有所獲校

故云觀成功也顏師古漢書背義又曰校獵獵取之也夜發猛士三千人

清晨合圍步驟同記云天子不合圍湯二云三面網示不殺今

習也禽獸已斃十七八斃吡笑切殺聲落日迴蒼穹蒼穹

九青兕牛一雅釋獸兕似牛郭璞駝駝駝他閣切

駝駝有肉駝行百里負千斤崑崙落後切崑崙五毀駝徒何切

切崑崙高貌幕前謂幕帳前以能駝負載也

間揚旌校獵賦東西南北馳騁奔欲地
踏也言禽獸為之蕩然也南
都賦拂拂陷局蹴踏咸陽
有鳥名鸚鵡
鸚鵡能
力不能高
六切上

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
左氏傳臧伯諫曰鳥獸之
內不登於俎鸚鵡賦侍酒
之腥臊亦何
胡為見羈縻羅中
傳曰罽羅毛不登鼎俎不
勞於飛不能逐蓬草其肉味不足供祭祀賓客之用今亦見鸚鵡
微若飛不能逐蓬草其肉味不足供祭祀賓客之用今亦見鸚鵡
羅不幾於及殺乎脩觀彥深鷹賦何震者之多端運機羅以羈束
春

蒐冬狩侯得同
侯王荆公作侯周礼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本天
子之事也而諸侯同之也蒐彘行田獵之禮
不當合閭殺非
使君五馬一馬
使君五馬拍章彝之為
君子愛物之道也
劉氏河洛記晉明皇元年坐車綬佩武職侍
衛史也五馬者禮也
晉王弼曰軍國異容坐車綬佩國公齊眉五馬不
具軍容然則五馬軍禮也
按太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
駟漢制九卿則中左右亦駟太子相則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如
狝中二千石如者領者乃有右駟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東方朔外
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衛宏輿服志諸侯四馬附以一馬蓋天
子有六馬而諸侯則五馬故也如古陌上
羅數行使君自南來五馬立踟蹰是也
况今攝行大將權號

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
老翁自謂也
十年厭見旌

旗紅
時廣德二年也考此
滿作于長年之冬
喜君士卒其整肅為我廻纒擒

西戎
謂吐蕃也
草中狐兔盡何益
張衡曰獵賦馬蹂
天子不在

咸陽宮
廣德二年八月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也奉天重駕幸陝
又三日吐蕃陷京師故云不在咸陽宮也
有厭亂之意
今觀章使君士卒大開整肅若此何不回纒擒捕吐蕃如天
子還咸陽宮以立大功宗社之幸胡為多殺狐兔果何益哉
朝廷

雖無幽王禍
史說周本紀申侯與
犬戎殺幽王驪山下
得不哀痛塵再蒙
廷出
幸雖不至如幽王為犬戎攻于驪山下然玄宗以祿山之禍已蒙塵而
幸獨今代宗又以吐蕃之故蒙塵而幸際暴靈于外此亦臣子之所
宜痛心也左氏傳臧文仲曰天
鳴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代時

宗在陝認微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嫌孽大臣
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應之者故用感激之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
魏武曹公操也名畫記霸魏曹髦之後髦東
海恭王霖之子幼而好學善書畫初封高貴
卿公後即位
於今為庶為清陌
霸乃操之後其門也最注高貴
畫入中品
宗末年得罪削籍為庶人也左

氏傳昭公三十二年
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猶尚存
二

撥猶一作皆王作今昔漢祿衰微曹操割據何北吳孫權據荆楚劉備
撥獨難割據之業今已租矣而文彩風流尚未衰限其以曹霸以書
畫馳名學書初學衛夫人晉李夫人名衛善書昔公有一弟但
唐世也

恨無過王右軍無晉作末王羲之字逸少善書為古今之冠
嘗為免姓書竹於李夫人字法不滅羲之妙
說

元之中嘗引見見音承恩數上南薰殿數也如切屢凌煙

功臣少顏色謂畫像久而顏色謝也按唐正觀中畫
將軍下筆

開生面謂曹霸重畫舊之
畫而面如生也良相頭上進賢冠後漢志進賢冠
古織布冠文儒

毛髮動褒公段志玄劉
敬德也英姿颯爽猶酣戰猶一作來翻其圖
若奮日酣戰氣

先帝天馬五花驄天或作御先帝謂
明皇也明皇雜調
頭畫工如山兒不同莫
莫兒

是日牽來赤墀下劉孝標辨命論
在赤墀之下迴立閭闔生

長風者天子之門也詔謂將軍拂綯素意匠慘澹經營中

一洗萬古凡馬空玉五花却在御榻上
謂曹將軍之畫玉
花不得其真也榻

上庭前屹相向屹
切至尊含笑催賜金圜人太僕皆

惆悵圜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鑿皆漢書之稱也弟子韓幹早入

室韓幹大梁人善寫人物尤攻鞍馬玄宗數使馬御既中四十萬
法獨造其妙如顏子入孔子之室
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
也論語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必逢佳士亦寫真今漂泊干戈際屢見尋常行路
者莫矣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
楚詞惟儂

來盛名下范滂傳大名之
下難以久居終日坎壈纏其身纏切
楚詞惟儂

憂毒急埃壘而不違王悅在坎墮不遇
兒鮑照結客少年場行坎墮羅百憂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桃竹謂桃枝竹也出巴倫間

江心蟠石生桃竹杖上蒼波噴浸尺度足謂竹根為水所浸常盈尺也
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言桃竹多為人所取也劉向列仙傳江妃

二女出遊於江漢之濱逢交甫解其珮與之江賦水素筒浪以微睨注水夷水仙也梓潼使君開一束君使
拓章舜也舜時為梓州刺史兼權東川節度故也滿堂賓客皆嘆息陳遵傳每大飲賓客傾堂憐我

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甫思

歸故鄉欲乘濤鼓柁白帝城柁一作棹柁餘制切楫也公孫述居臨邛更始時自立為蜀王都成都建武元年自立為天子號成路幽必為鬼神奪甫欲去東川移居夔州遂

逐遷亦元相上鶴山見室物人所難守鬼神必侵欺之變映最為荒遠之邦故恐為鬼神奪也拔劍或與蛟龍

爭一作拔重為苦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

水踴躍學變化為龍高洪神仙傳費長房与壺公俱去後壺公謝而遣之長房變不能到家壺公以

所用一竹杖与之曰時此世當還家以投葛陂中長房駭之忽然如眠已到家如其言顧視之乃化為青龍也使我不得

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峰張華博物志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意風塵瀕洞兮瀕胡孔

吳郡国志洞庭堯女居之湖君所遊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甫意若

未平尚賴此杖扶持衰老流寓遠御苟失雙杖吾將焉從

寄題江外草堂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草堂在成都浣花里萬里橋之西成都詔宣堂寺灯西

十里浣花亭三里寺極宏麗有名僧履空居其中杜負外居處適近常忘遊焉甫居成都築草堂坐以自遣獨揚子

琳之亂遂走梓州今於梓州懷思草堂坐坐其詩題焉

我生性放誕誣莊也晉阮籍放誕不拘小節難欲逃自然自然道也老子嗜

酒愛風竹風一作卜居必林泉依此遭亂到蜀江謂避祿
也卧病遣所便遣一作遺病疾也甫有渴疾也便讀平声
誅茅初一畝謂斬茅草以肇其始於百步也屈原下居篇地

廣方連延方一經管上元始始一作初斷手寶應年元公乾

十二月未至成都明年即上元元年乃公建皇堂之始又二年即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也敢謀土木麗

草堂名以卓者取其地勢之高下而建亭臺也自覺面勢堅考工記審臺亭隨高下謂隨

作數能同釣船數所角切題注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

無定窟黃鵠摩蒼蒼天鶴或作鶴甫即劍草堂未復又居奈何干戈忽起是以迂徒不常如蛟龍之无

定窟黃鵠之摩於霄漢古來達士志一作賢盜受外物牽

高飛遠引以避亂也古來達士志達士一作賢盜受外物牽

魯鈍資豈識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迹

無固必論語毋幽貞愧雙全易歸妹卦幽人之貞用之去草堂也豈能沉淪先物早識悔吝

之逃斯亦偶然而已甫之不免于賊貞所謂幽貞必全也尚念四小松四按集詩蔓草易拘

纏易一作已霜骨不甚長永為隣里隣甫以四小松為念胸其有剛姿勁節而為蔓草早

所戕不獲遂其生長之性故也或謂鄭英又之見殺四子遇害甫託意四小松以復之也

山寺

得開字章 似後同遊

山寺根石壁根一作限諸龕龍遍崔嵬含龍古前併不復辨百

身一莓苔唯有古殿存世草亦塵埃如聞龍象泣摩

經菩薩勢力譬如龍象蹴踏其驢所堪也傳經錄定曆是六眾所歸

波羅提法中龍象謂龍象乃獅毛類中最長者猶麒麟之外走獸所歸

風之外飛鳥故經稱僧之出類者曰龍象非佛像也又中含經沙門

羊彼是龍象王闍樓頭陀寺碑曰正法既設象教陵遲又曰馬鳴幽

讚龍虛求經曰有比上名龍象猶佛象也雜俎云足令信者哀此

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地象黑色兩牙白猶也足令信者哀此

經兵火焚燬唯存古殿如聞佛之悲泣足令覆信所哀閔也使君騎紫馬使君指捧擁從

西來覆子為梓州刺史兼權樹羽靜千里樹羽指臨江又徘徊

山僧衣藍縷左氏傳單絳監縷以答山林方言曰南楚凡入貧

樓告訴棟梁摧公為領實徒一作願實從咄嗟檀施開書

石崇巨勢咄嗟而辨子謂咄嗟猶言呼吸疑音人一時之語若般浩

折湖咄嗟逼人蓋非物之聲乃嘆聲也按王簡棲頭陀寺碑曰行不

杜詩卷二十

捨之檀施冷翠有佛經曰是音薩一切悉捨心无貪著名檀大乘經檀越者檀施也謂此人行檀能越貧窮海故又云於語陀那鉢底此言施主今稱檀那者即訛此為檀出吾知多羅樹貝勝維那云鉢底留那故也又辨書有信施檀越吾知多羅樹貝勝維那云陀西國土用以寫經其樹長六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婆力義貝多二者多梨婆力義貝多三者耆闍婆力義貝多羅多黎並書其葉都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婆力義貝多皆梵語貝多漢番為葉婆力義漢番為樹多羅樹即婆力義貝多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嵩山記稱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釋氏有貝多樹下思惟經羅祖又不云菩提樹一名思惟樹出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經久不凋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發生此曰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漏以為瑞也又云多羅樹西域樹名如椶閻樹也或曰西天有多羅樹遮敵須眉山却倚蓮華臺謂佛步也諸天必懼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

才音使君能推檀施之心以慈憫釋氏若謂已之短不能以清淨持守每為詩酒所汚也法華經譬如有入言勿捨父逃逝因窮父求不得中止一城窮子庸真遇到父所受產除穢蕩行穢不淨其父宣言尔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即大歡喜高山憂禍胎高拍山僧榻有基禍有胎山僧以禍福為憂則修行務作福田也故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歲晏風破肉荒

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入一自晒同嬰孩迴動也晒笑道刻苦歲晏時候風捲荒林方大為之迴動而山僧字道之心不變是以自晒已尚有童心也老子二十章吾嬰兒之未孩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

柳字

我來入蜀門我一歲月亦已久甫於乾元二年來蜀至廣德元年下岐之荆南歲月可謂久矣豈惟長兒童長丁又物自覺成老醜近藉詩朝為美

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鮑照詩失意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夫一作人用謂人性坦率每於杯酒間多件人

昔如縱壘魚如發若若用昔獻三賦天子命宰臣召武文章後今如喪家狗張讀去声今既流落无所依棲則

既無遊方戀論語游必有方曲行止復何有

父母在堂當不遠游甫已喪父母故無遠方之慮或相逢半新故

行或止都无拘繫故集有甫也東西南北人是也

取別隨薄厚取舊与新相其情有厚有薄故於不意青草湖

范汪荆州記青草湖夏月直度百里日扁舟落吾手青草湖在岳州甫今

出設湖中吳鉞已陵駭而青草湖

蜀吳楚舟行

下羅賓友健兒斲紅旗此樂或難朽或一日車隱崑

崑謂日入也莊子徐无鬼篇君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鳥雀噪

野廣雅曰雉曰義和山海經崑崙崑崙在西北高萬仞

戶牖鳥雀以日暮故知歸也陶潛歸去來辭鳥雀飛而波濤未足

畏三峽徒雷吼三峽謂巫峽黃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

走荆楚間惟三峽為至險舟行可畏甫謂三峽之水徒若雷吼此未

足畏所憂者盜賊未平衣冠之士竄走避賊之无定居也衣冠皆

吐蕃故云重見也

中原消息斷黃屋安否師代宗臨幸

陝中原无消息甫避寓一隅不知天子安否如何足見其思不終作

適荆亦王粲七哀詩西京乱無象豺虎方安排用莊叟莊子

師篇安排而去化一篇東皇指楚也排席上

乃入於寥天

南斗步排謂安分排旋外物用莊子養生之術甫以身去中國之地

以養生也故隨雲拜東方之青帝帝開帆而上南嶺之衡山也有使即寄書使所更切從命者玉

帝開帆而上南嶺之衡山也

書无容心相憶草使君也

送裴一蚪作尉永嘉

蚌渠幽坊永嘉温州也此篇當次於天室之初攻之裴

蚪以天室干戈前討永嘉將之許武昌怡亭云怡亭

銘乃承泰元年李陽冰家本吾入分書而裴蚪作銘

日崎嶇怡亭艇薄江汀勢飈飈乘氣涵東溟風雲自生

如尋芳草留家寄白雲日郊原春發眉桃李落纓綺詩

道州手札詩又有裴二端公與旋凱道州詩是也

孤嶼亭何處此徐巨切山焉天涯水氣中謂永嘉也故人官

就此故人謂裴蚪也絕境與誰同絕境指孤隱吏逢梅福前漢梅

真九江人補南昌尉居家堂讀書養性為事王莽專政福在妻子遊
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見福於會稽者更名姓為吳市門卒

山憶謝公謝公謂靈運也靈運為永嘉守郡有名山肆意遊處扁

舟吾已就就一作具把釣待秋風用意欲往從裴尉之遊以釣於

羊繭絲為輪荆條為竿輪不絕
竿不撓因水勢而施舍之也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夫子歛通貴歛許忽切矣貌夫子美韋雲泥相望懸謂貴

賤之懸隔如雲之與泥也晉白頭無藉在藉謝作藉自謂年

丁彬書雲泥異途絕矣懸隔朱紋有哀憐朱紋謂韋君為書記賜絲書記

赴三捷指安西王將也又以三捷公車留二年甫自朔待詔

公車額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始後漢志公車可馬欲浮

江海去此別意茫然而身留公車不能無缺望道既不行遂

欲乘桴而浮於海此亦天子數不遇之意余按此篇
亦當吹于天空之間矣論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遊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吳蜀吳門之因故流滯而獨愁也九

江春草禹貢九江三峽暮帆前歷江三峽正是南下之所

明月賦就成都卜嚴遵學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自養休為吏

部眠未為吏部即常飲酒餐職此舍郎驢鞍草因醉夜半其齋間盜

飲之為掌酒者所樂明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角言非

巨視之乃卑吏部也遊吳而已蓬萊仙山可到則亦往矣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

山者傳在渤海中諸仙人不死之藥皆在焉人嘗初至者未至望之

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終莫能至使

信哀江南賦風颺道阻蓬萊无可到之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使君高義驅今古使君指李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

翁能化俗以李劍州比文翁前也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都太守仁

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美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
有材者遣道京師受業博士教授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李宮於
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為孝官子弟繇是大化蜀地李於京師者比

各魯
焉知李廣未封侯
焉於廣功安也以李劍州官未甚顯故因其姓而以李廣比之前漢李廣傳廣

與從弟李素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察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

廣嘗以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龍

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詎而同日殺之至今恨此耳朔

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

路經灩澦雙蓬鬢
天入滄浪一

釣舟
也今將南下故言灩澦以明其所往之忽入滄浪之天乃我之

戎馬相逢更何日
相逢果何日乎

春風迴首仲宣樓
仲宣樓在荊州魏王粲字仲宣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

奉寄別馬巴州
川一作寄巴州馬別駕

勳業終歸馬伏波
終一作真以巴州姓馬故比之馬援也後漢馬援傳字文淵善兵策拜伏波將軍

曹無復漢肅何
功在元光功曹漢高帝紀肅何為主吏孟康曰

主吏功曹也按豆志肅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

除復以功曹為吾肅何守會稽也夢弼按元鎮志南墓自華州司功

除京兆功曹在東川也云功曹其不赴職任非如履翻以功曹為孫策之蕭何也會稽並讀去声

扁舟擊纜沙
公欲為荆楚之行尚留帶東川故繫纜久而空路至南國也此詩蓋公在除

邊父南國浮雲水上多
京兆功曹乃有南

獨把魚竿終遠去
難隨鳥翼一相過

知君未愛春湖色
興在驪駒白玉珂

杜詩卷二十

九

述古二首

赤驥頓長纓
列子赤驥周穆王八馬之一陸機赴

悲鳴淚至地
為問馭者誰

鳳皇從東來
何意復高飛

竹花不結實
念子忍朝

飢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藏日而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

推賢入識定分進退固其宜固軍遇伯樂悲鳴若有所訴鳳

期之端竹花不安則以物理知之具以賢人進以禮退以義知分

命之所在不若於君命之所在不若於君於利競錐刀錐取切說文錐也謂

市人日中集孫曰下日於利競錐刀錐取切說文錐也謂

錐之利刃錐取切說文錐也謂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人競爭錐刀之利當宜

不自知置膏火上自煎熬人競爭錐刀之利當宜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則陽

賈百族解賦夫婦蓄良雜苦虫豸邊餓也舜舉十六相身尊

道向高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則農務重穀國家之本是以率十六

為之治也左氏文公十八年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

能率而舜率之天下如一同心戴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舜以為天子以其率十六相故也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商君名鞅姓公孫氏相秦孝公十六年天資刻薄少恩亦秦法度壞

井田之制商君名鞅姓公孫氏相秦孝公十六年天資刻薄少恩亦秦法度壞

不為亂乎是以陳勝天下應之如影響也

利孔百出故用意欲教本初未輕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推高祖聖功自肅曹來

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

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漢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禮云國之將只有開必先漢自高祖開基哀平之間衰弱王莽篡國

亦本乎得蕭何韓參韓贊之力光武中興之日寇恂鄧禹耿弇賈復

將之功沛劉濞畫像留宮雲臺始

賈董遠矣用意傷肅宗无舊德英豪之策而收是詩也

廣德二年甲辰自梓州挈家再往閬州作閬山歌

杜詩卷二十

十

閩州城東靈山白

靈一作雪

閩中城北

玉臺碧

唐志閩中大有靈山蒼溪有靈臺

將崩已崩石

一作未

那知根無鬼神會

根一作眼

已覺氣與鶯

華敵

此言靈山玉臺也

中原格鬪且未歸

兩相敵

應結茅齋看

青壁

一作若甫愛閩中山水謂中原盜賊未平且暫居于此其後獨中亂遂之吳楚也

閩水歌

嘉陵江山何所似

江山一作色寰宇說嘉陵江在新政縣東一里環之曰閩中社安簡曰漢江度嘉陵曰嘉陵江度閩中曰閩中江十道志嘉陵江一曰閩中江石代集碧玉相因

依正憐日破浪花出

浪一作花

更復春從沙際歸

巴童蕩

槳歌側過

蕩吐浪切廣韻槳檣屬方言載謂之槳或謂之槳所以意槳謂之槳

水雞衝魚來去

飛閩中勝事可腸斷

閩州城南

天下稀

名山志閩山多仙聖遊集圖經

南池

益州記南池在閩中縣東南八里十道志在閩州

崢嶸巴閩間所向盡山谷

巴閩二州之間山多險阻而少平地也

安知有蒼

張華博物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

池

巴漢志有崑崙池大澤名山靈臺

萬頃浸坤軸

四社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腹

枕一作控三巴記閩泉水合流自漢中至巴益城唐入詩有江字

枕帶巴江

三迴有如巴字故曰巴江經峻峻中謂之巴城故唐入詩有江字

雙荷入異縣

謂比產雙荷為他縣所仰給也王安石詩

雙荷入異縣

謂比產雙荷為他縣所仰給也王安石詩

稗稻共比屋

稗音庚謂水有權駝之利

皇天不無意

美利戒止足

欲人止足不使狼藉有餘之利也老

高田失西成

此物頗豐

熟

西成秋成也高仰之田

清源多眾魚

遠岸富喬木獨歎

楓香林春將好顏色

南有漢王祠

王晉作主

終朝走巫祝

杜詩卷二十

十一

歌舞散靈衣潘安仁寡婦賦仰神宇之家象瞻靈衣之披披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

王堂一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項羽爭關中封高祖

於漢中漢中與閬中蜀州路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在焉四時巫祝奔走以祭之靈衣神衣也其俗每醉必歌舞逐隊布散於靈衣之前亦若陳國風好鬼其亦荒陋之俗哉神之聰明正直况漢祖以英雄之交肇創漢祚是亦一明王爾豈肯於空陂之上愛人酒食之祠乎

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

淫祀謂非祭而祭之也且鬼神非其類不欲其祀自古淫祀媚神微福者多矣言特此一川瀆而已哉有道之世鬼神無所施其靈響此

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前漢局促

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局促不得聘之貌漁舟從從煙波之

今蜀東亂世而不得聘是以馳馬問漁舟而少有所慰者也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死馬自吞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

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漢馬援為伏波將軍嘗云大人大當死

去年江南

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謂馬璘於浔江之南討段子璋之

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

其死也江南謂浔州也後漢廣陵王荆傳封浔難再得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涪江有臂鎗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

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續漢書白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

遂州城中漢節在昔蘇武使匈奴十九年留

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年四月劍南節度

兵馬使段子璋反陷綿州遂州刺史嗣號王巨死之節度

李奐奔于成都故云遂州城中漢節在蓋傷之也當署之

泛江

杜詩卷二十一

方舟不用楫謂並船而隨流也極目摠無波謂風定也長日容杯酒

深江淨綺羅謂江花色淨如綺羅也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聽

平聲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釋名晦月尽之名也晦灰也死為灰月光尽似之也唐故事晦日上巳重陽二節百寮宴樂德宗貞元五年始廢晦日置中和節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

結束多紅粉謂有妓也古詩娥子出素手歡娛恨白頭公自謂也非君

愛人客晦日更添愁添一作禁時景遷移已及不得不愁也

有徑金沙軟蜀都賦金沙銀練注永昌有水出金沙如沙在沙中王夜光明月下隱金沙子年拾遺傳平少千里色如金細如粉曹植遠遊篇

綠之誰遺漢女相織魚入碧草芳野畦連蛺蝶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蝶

江檻俯鴛鴦古今注鴛鴦水鳥也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不

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

有公自注巴閬僻遠傷春始知春前已收官闕

天下兵雖滿謂廣德元年吐蕃犯京師車駕幸陝春光日自濃一作青春西京疲

百戰吐蕃犯京師聞郭子儀軍至擊潰子儀復長安北闕任羣凶意指吐蕃犯京師由程元振請斬之以謝天下關塞三千里南在關中望東與所在

煙花一萬重兩京陷帝家風塵出幸塵沙露急兩京陷帝家風塵出幸御宿且

誰同且一作有蔡邕曰御者進也夫衣服加於毅復削王道謂

高宗帝武丁也般本紀武周遷舊國容周謂平王也周本紀蓬

萊足雲氣應合總雲龍龍喻君雲喻臣當爾宗中興以後兩京御蓬萊殿羣臣隨帝如雲從龍唐

始都開中經安史亂遷洛陽故比之

鷲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青風卷幔青一作清草碧

水連池牢落官軍遠遠一作遠謂兵甲已息矣蕭條万事危蕭憂時之心切

故於万事未見其安也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

如有別離南言與有兄弟而為巴山春色靜巴山蜀山也

靜北望轉逶迤比望調長安在蜀之比也

日月還相鬪飛流日月薄食星昭日月相擊為鬪晉天文志元

帝大興四年十月星辰屢合圍春秋文耀鉤楚有蒼雲如霓圍於

為之圍三五昇德乃成不三春及圍不合便天文志高祖七

年月暈圍參畢七重是歲至平城為暈于所圍夢籟謂日月相鬪七

辰合圍言上天不交不成誅執法執法謂焚惑星也今指焚惑

異之災而賊盜與也執法者大將之權也不命將大角纏兵氣謂祿山陷京師天

張揖橫雅曰焚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焉得變危機焉於震

以誅之則危機不得息矣大角纏兵氣謂祿山陷京師天

續也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座庭其兩旁鈞陳出帝畿鈞陳王

三行宮也攝提觀都賦茲回內鼎兵纏當機鈞陳出帝畿鈞陳王

音義鈞陳者楚宮外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服慶甘泉賦注紫宮外

鈞陳六星在紫宮中煙塵昏御道著舊把天衣一作固无牽

青衣言父老不欲乘輿行在諸軍闕言軍士

之出皆牽挽帝衣也空隱於層鈞今乘輿能

言藩鎮如文王遇之而共載而歸乎列傳呂望冀州人也避地隱遼

東二十午適周居確溪得兵餘於韓詩外傳大王夢得聖人闕尚賢載

而婦佐武王伐紂作陰鈞於碻溪文王幸而用之封於各

婚老而見去屠牛朝歌鈞於碻溪文王幸而用之封於各

再有朝廷亂謂吐蕃再陷京難知消息真近聞王在洛

復道使歸秦一作適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位

作蕭闕迷北上謂代宗之乘輿有異乎宸武帝之行幸雍州滄

海欲東巡謂代宗之幸陝欲回中道北出蕭闕也蕭闕縣屬原州滄

多老大臣言朝廷老臣猶多豈無絺紹血豈一作得言猶

者豈无忠臣義士如絺侍中者乎按晉書史義傳絺康之子絺紹以

杜詩卷二十

十四

聞說初東幸說一作孤兒却走多此公聞宣暉壯士而作也

帝紀羽林孤兒主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於羽林官教以五兵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也難分太倉粟

用之也前漢志太倉競棄魚陽戈言兵敗北也惟南子真瞻嗣

之粟紅腐而不可食接戈而麾之日謂吐蕃王公出御河謂公

爲之反三舍胡虜登前殿謂吐蕃王公出御河謂公

得無中夜舞得无一作忍爲言英雄之士於斯時豈无艱望

也如劉琨者乎披晉春秋初琨字於斯時豈无艱望

琨雄豪名時與琨同辟司馬州主簿情好綢繆共披而懷中夜聞

鶴鳴起非惡声海語世事或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

豪傑並起吾与足下相避中原耳或親與親舊書誰憶大風歌

曰吾枕戈待旦志稟運籌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誰憶大風歌

言无人守四方也漢高帝作大風歌曰春色生烽燧前幽人

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春色生烽燧前幽人

泣登羅幽人公自謂也方春之時而惟有烽燧此君臣重修德

猶足見時和幽人无如之何但感物而作也君臣重修德

城上王荆公作空城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或曰當風吹片片春豈水

茫茫一作春迭八駿隨天子周穆天子傳天子西濟河乃命正

子之駿赤驥並驪白義渠黃騊駼父受敷憲用乘八駿之乘天

穆王巡行天下取八龍之駿名曰周地翻羽奔雷越影踰輝起光勝

雲霧挾電鞭王保智遠謀使輔述周羣臣從武皇漢武帝初幸汾

於泰山其外列乎周方八千里遙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此

羣臣之從可知矣餘見本紀遙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此

亂玄宗出幸蜀人在巴之西昔周穆天子使武帝皆出巡狩以比玄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廣德二年自梓再往閬中

登樓此開代宗車駕還長安而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一作春水心天地言錦江春色鮮妍自天地開闢以來玉壘浮

雲變古今蜀有玉壘銅梁一山縱使玉壘為古今英雄割據百千

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此聯吐蕃寇成都然不能為朝廷之害也故有下句此

梁甫吟昔諸葛亮在西山耕田可憐後主還祠朝日暮聊為

遣憤山吐蕃之寇無用相侵也或謂

聞道花門將謂回紇也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謂長安也誰復

總戎機一作休兵木蘭蜂虿終懷毒李氏傳君元謂郭小雷

霆可震威或謂全唐回紇請助討賊廣德二年僕固懷恩以

漢臣衣僕書禁軍共見血任防書鞭血四海流離无所

釋悶廣德元年吐蕃使陷京師二年

四海十年不解兵時廣德二年也推而上之犬羊也復臨

感京咸謂咸陽即西京也言祿失道非關出襄野喻代宗避

獨鞭忽是過湖城言代宗幸陝所經之地也出說

村行卷共一

道也莊子徐无鬼昔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馯

乘張若謂朋則馬曰闕閉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

空道遇牧馬

童子問金馬

獨鞭忽是過湖城

晉王敦率兵內向明帝騎巴童

言代宗幸陝所經之地也出說

馬齋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畫慶日使其威忽然驚竟曰營中有黃鬚鮮甲奴未何不縛取命駒追之不及矣金陵地名上有湖陰按荆漢志京西有湖陰故曰湖武帝所居在豺狼塞路人斷絕言盜賊充塞建元元年更名黃帝鼎初所居

火照夜屍縱橫烽燧傳報殺戮之多也烽燧黃雅曰飛零龍也作高士臺上作枯旱枯旱頭有飛零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書則即燃少卒之以相告曰燔又多猜新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書則燔燧夜則燔烽唐六典唐鎮戍烽燧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邊

者築城以置之其故燧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日初夜舉一炬謂之平天子亦應厭奔走車駕雖歸長安而當時亦有乞還羣

安火也

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改轍也聞道變聲能

全生能一作今變聲程元振也時元振用事致令吐蕃入寇公詩謂未聞元振之死蓋罪代宗不能正典刑以戮之按代宗幸映前

軍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私入京師圖不執事長流漆州

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

塵清老翁用白謂也傷千戈未益也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疑指南山群盜也及之資信通鑑廣德二年吐蕃入長安也諸軍亡卒及鄉曲無賴子

相聚為盜吐蕃既去猶窺伏南山子午等五六合所在為患丁巳以太子寶公薛景山為南山五合防禦使以討之是也按南史侯景傳先是大同中童謡歌曰青絲白馬向青景乘白馬青絲為繫故以應識麤

豪且逐風塵起或謂南山之及不逞之徒皆乘此為亂論者又謂其懷恩之反有從亂者乎風塵前出也

不聞漢王放妃嬪說漢以言唐肅宗誅楊貴妃斥宮近靜潼

關掃蜂蟻此公戒約權豪子之辭也渭河衝鞠守潼關為職所破遂陷兩京肅宗鳩義口收復兩京如掃蜂蟻也

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齏粉期此古之必破上之證也然殿前兵馬乃

神策軍天子朔征群盜望風而敗心碎若

未如回縛歸金闕如

子而縛衝壁萬一皇恩下玉墀此又教之以未斯前期悔過皆

省之理也時賊黨來降者帝復授以節鎮河北之

患自此而起終唐之世藩鎮跋扈者皆由此始也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一作閬州王使君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斷斷一愁從舞袖

長二天開籠餞開一作悲二天美王閬州蕭遂州能相谷在也後彭刺史蘇章字孺文丘冀州刺史故人為情

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為主酒殺陳
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天錢獨有二天
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
千里期風煙望似
俱宜下鳳凰
此美二公為郡之治効也賈誼
屈原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
而下之黃霸傳霸為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或謂昔爾
史王子喬皆神仙人也蕭與秦女乘風而去喬亦乘白鶴而飛此皆
美二公之不凡也

滕王亭子

亭在玉其觀內滕王高宗調露中任閩州刺
史一作閩州玉臺觀滕王亭子作滕王曹典
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也

君玉臺榭枕巴山

枕之任功粵自漢魏以來有封國者得臣其
吏民故林君王也亦雖釋宮四方而高曰臺

萬丈丹梯尚可攀

言其亭之高也謝之暉故事
詩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

鸞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

言其神仙傳淮南王丹成
上丹籙大抵其船亦同仙

去故雞鳴天上犬吠雲間也劉向列仙傳和子者蜀人好放犬犬走
入山穴和子隨八十餘旬行度數百里有宮殿官府青松森然仙吏
侍衛甚嚴得符乘而扁成都林異記洛陽山清江碧石傷心麗
有麻姑仙俗說山上則有金雞鳴玉犬吠

清江碧石傷心麗

來遊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觀諸視也觀在高臺其中有臺
號玉臺乃陳王典閩州所造也

中天積翠玉臺遙

列子周穆王築臺號中天之臺嶺延年應詔
詩神行野浮景交映益中天贊素院森靄積

翠亦上帝高居絳節朝帝之高居而群仙絳節之所朝也

遂

有馮夷求擊鼓山海經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
人面而乘龍周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于陽紆

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焉冰夷无渡河而死也淮南子又作馮遲傅
補子釋規也夷以八月上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龍家河畜

馮夷引農華作履鄉民有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龍家河畜
河伯姓呂名公子馮夷即河伯之夫人張華博物志昔夏禹觀河見
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盜河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始知羸女善
為河伯道豈同哉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始知羸女善

吹簫秦本紀大費佐舜是為伯翳賜姓嬴氏劉向列仙傳蕭史者
秦穆公女弄玉之夫教弄玉吹簫作鳳凰鳴數年吹似鳳凰

差鳥鵲橋成橋以渡織女更肯紅顏生羽翼便應

杜詩卷三十一

黃髮老漁樵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石林華夢得曰此閣若不用猶自兩字則其餘八字凡亭
子皆可不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公妙至到人力不可及也
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
天子旌旗
千乘萬騎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

浩劫劫謂無窮不朽之功也玉臺浩劫之觀乃滕王於
元始浩劫之家故集有道林二寺詩云塔劫宮墻壯麗敵又

訪古遊室為樓道自宮運屬於平臺也漢梁孝王大治宮
平臺

駐王也宮留王比勝

宮闕通羣

帝上言臺觀之高可以上通天帝也度入經有三十三天三十三帝
山海經大荒之中有東不赤枝群帝聚栗呂氏春秋伊尹曰常

乾坤到十洲可以到神仙十洲也按東方朔十
洲記漢武帝既見西王母言說八方巨海之中祖洲瀛洲元洲赤洲

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列仙傳王子喬者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道入浮丘公
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
日待我於紫氏山頭至則果乘白鶴駐山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顏延年詩春
舟楫欹斜疾疾

魚龍偃卧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古詩鸞之正晴風
至吹我羅衣裾

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見一
作是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
淫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北齊陽松珩談數沈隱侯詩 今
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甫以避難奔走入蜀故云竄身劉公幹贈五官詩余因沉痾疾竄身清潭濱 同病得

韋郎，韋亦避難者故言同病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天下干戈滿

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一作春鬢 為

問南溪竹，一作筭南溪即院花溪之南也 抽梢合過牆。公自注余早堂在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殊方謂劍南故人拍嚴武也 重鎮還須濟世才。重直

將校，廣韻厚也按唐書武廷黃門侍郎南元 常怪偏裨終日待，謂諸

不知旌節隔年迴，旌節謂導引之麾幢也 欲辭巴徼啼鶯合

遠下荆門去，貴人船前畫作青雀以驚水怪是 春正懷也。

也方言曰：鷓者謂之鷓，問注云：公江東船頭屋謂之飛，聞前與武有

世契，武為成都尹，用依之及武入朝，用之巴峽，今用聞武再鎮蜀，故

之荆門以迎武也。長高會安可知 一生

奉待高常侍

襟抱向誰開，無知已者也 一作嚴言

汶上相逢年頗多，汶水在鄆州中都縣用與適相別於汶上已

那故人何，那乃个切故入謂適也初甫與適皆拜拾遺其後適

摠戎楚蜀應全未，摠戎乃大將之權適先除揚州大都督進為

方駕曹劉不啻過，謂各驅也論其

今日朝廷須汲黯，言適之居朝其直可也汲黯也

中原將帥憶廉頗

言適之為將其賢有如廉頗也馮唐傳文帝幸華陽郡郎署問唐曰吾尚
食監高社數為我言趙將李牧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欲食未嘗不
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故尚不如廉頗之勇將也
上聞之拊髀曰嗟乎吾得廉頗李牧之為將豈憂匈奴哉天涯春
色催遲暮別淚造添錦水波時適在成都起發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

將赴朝廷一作寄梓州張使君

淮海維揚一俊人章彝乃揚州人也昔禹貢淮海維揚州鶴冠子德萬人者謂俊金章紫綬

照青春青春美章彝之少年也前漢百官公卿表相國大尉皆秦官金印紫綬顏師古音義引漢儀云銀印紫綬其文曰

輿服志公侯將軍紫綬二采指麾能事迴天地時段子璋反東川章彝指麾討

雖天地之大亦可以挽回也訓練強兵動鬼神美其治軍之威嚴雖鬼神之幽

亦可以震動也湘西不得歸關羽關羽字雲長言羽在湘西而不得歸

將軍駐江此先王西幸益州拜羽董荆州事河內猶宜借寇恂美章彝之善守東川如寇恂之不得去河內也恂字子翼光武收河

內拜恂為太守移潁川盜賊群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

而竟不拜都百姓遮道曰欲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宋書恩幸傳

劍唯才勿云江漢有垂綸甫自言也

春遠

蕭蕭花絮晚菲菲紅素輕兩句通義紅言花也素言絮也日長唯鳥雀

春遠獨柴荆言无往來之人數有關中亂數色角切懶也何曾劍

外清故鄉歸不得作閑地入亞夫營此指言長安也丘乃公

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云文帝自勞軍至其營長揖不拜營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

春寒

霧隱平郊樹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

慘暮雲多成鼓猶長擊言吐音之亂至林鴛遂不歇忽

思高宴會古詩今日良宴會朱袖拂雲和謂樂舞也周禮春官大司

注云和地名以其產良材而中為琴瑟也

雙鷺

旅食驚雙鷺一作双飛鷺

啣泥入北堂古詩思為双飛鷺

應同避鷺鷥泥巢君堂

燥濕左氏襄十七年傳子罕曰吾將

且復過炎涼梁且鶴執詩問余未

際來時道路長何遜山川幾紆直

殊方離力智功此用託物以見已意也言當秋而

身於天地之間存在亦如燕舍此而去也

百舌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

百舌禽名江東人謂之信鳥逢春而鳴身轉通卦驗百舌者反舌也

兼眾語整翻豈多身花密藏難見

知音梁蕭子暉反舌賦春霖霏而花密

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周書時訓曰三種之日螻蟻生又五日鵲始鳴又五

反舌有聲彼人在側

喜雨

春旱天地昏

謂煙塵四起也

日色赤如血

謂旱之甚也昔晉惠帝光熙元年五

赤如血甲午又如之

農事都已休

丘垓况駭屑

安說時

求王粲在漢中且越之

巴人困軍須

謂古於魏魏也寰宇記閩中春秋之巴國也有渝水焉

慟哭厚土執

滄江夜來雨

真宰罪一雪謂

穀根少蘇息

冷氣終不滅

何由見益歲謂

解我憂思結

崢嶸羣山雲

交會未斷絕

得鞭雷公滂沱洗

且越

南白注時聞浙右多盜賊也按用意

亂且越乎則人獲安居

天時自得何憂旱乾哉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故陳拾遺射法人也篇末有云

能名自顯

籍甚黃丞相

以黃霸美李使君也前漢陸賈游漢

能名自顯

黃霸傳霸字次公宣帝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

為諷川太守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

馬何時到東方朔外傳郡守駒馬駕雙魚會早傳馮李使君

到任早寄書達用也古隴府有尺素書老思笻竹杖冬要錦

衾眼甫從李使君求此二物也笻竹錦不作臨歧恨唯聽舉

最先擊讀平声京房傳化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醒蘇

遇害陳公頌唐拾遺陳子昂嘗為縣令于今蜀道憐君行

射洪縣射洪唐劍為我一潸然潸師葑切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甫客居天邊體兵

傷乎不其隴右河源不種田通鑑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河源

巴蜀是年十二月吐蕃受陷松維保三州高道不能救於是劍南

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凡十年矣前飛

禿鶯後鴻鶯鴻一作黃鶯音秋水鳥也謂巴蜀驢九度附書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婦女一作婦人石崇

梁洋泗州屬山南道問誰腰鍊胡虜无時吐蕃占回紇

領章古江山長山險溢士卒至有介胄生虫而不得休息者矣

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烏孫公主歌願為黃

彼白雲云至

于帝鄉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杜詩卷廿一

八

汨汨避羣盜

汨古忽切唐蘭汨沒也

悠悠經十年

自天至十四年至廣德二年凡十年

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

甫初欲自閬中而之荆楚今閬中戰武再至成都故南下之計不

成而復歸物役水虛照

言身為物役水亦虛徒相照而不得優遊而觀賞之也

寂然我生無倚著

著直擊切盡室畏途邊者言道路盜賊險阻

也左氏傳不室以行莊子達生篇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長林偃風色 迴復意猶迷

作住衫裏翠微潤

之氣羈裳衣服也

馬街青草嘶

山中翠微釋山山未及上曰翠微

橋斷却尋溪

謂吐番之亂也飄飄媿老妻

行色遙隱見

見形句切言山有高下林木有蔽虧其行李物色或見或隱也

煙時有無僕夫

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為馬

之人以其自有體

而轉石驚之

尺榻上君雨則以尾塞其鼻建安語准皆有之

龍大如按肉翼若蠟

蠅其飛善以鼻觸下食火煙聲如人號一夕飛生飛生子子故也

東吳

有之真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諸郡

閬州別房太尉墓

閬州太守房瑄字次律河南人常與嚴武等交結梁州刺史

上元元年為梁州刺史

寶應二年拜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六年卒於閬州僧舍年六十七也按唐書上皇

入蜀璋建議請分諸王鎮天下其右督蘭進明以此讒

之肅宗璋望長卒發不專以陳陶之敗也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曰物望傾心又何堪破膽慎注謂祿山初見

分頰詔書和膺笑曰吾不得天下矣圖博李多聞嘗謂

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未令唐書不載此語惜哉不為圖白之也

他鄉復行役 駐馬別孤墳

近淚無乾土

言淚多而

低空

有斷雲對暮陪謝傳

甫自言昔嘗對房太尉圖墓如陪謝安也晉謝安字安石薨贈太傅初符堅

入寇諸將退賊堅次于淮肥如安釋書至安方對客圖墓書言既竟

便攝於床上了把劍覓徐君

把劍甫以季札自比將欲出之於

無喜色其春如故

子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季子有陵李

之使而未獻也其心計之致使於晉反則徐君以死於是

君墓樹

唯見林花落為啼送客聞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此詩廣德二年春作嚴武先鎮蜀甫依之武趨朝蜀
甫去之梓閣公開武再鎮蜀故欲復歸草堂也

得歸茅屋起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

真一作直昔文翁
為蜀郡太守故以

比嚴武也說文竹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文帝二年初與
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晉義曰銅虎符第二至第五發兵遣使至郡
合符之合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長五寸鑄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
符若左留京師右以與之東觀漢記岸賓士綴二千石皆以選出刻
符典但使閭閻還揖讓

此甫喜復歸得
與鄰里相愛也

敢論松竹久荒

此甫不敢以私己之園
蘇林父廢不治為念也

魚知丙穴由來美

由舊作猶發漢郡
國志漢中郡沔陽

蘇西有丙穴瀾道入水經丙穴出嘉魚常以二月出十月入水泉縣
注魚自穴下還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懷宇記興州順政縣東南
七十里有丙穴山丙山其山北有穴方圓二丈餘其穴有水窟流
土人相傳名丙穴周地圖云其穴向丙因以為名沮水經九閩而過
或謂之大丙水海春三月時則有魚長八九寸或二三日連綿從穴
出相傳為嘉魚出丙水也出陽雜俎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溫神農
本草亦云嘉魚味甘食之令人肥健悅澤酒樽不用沽
此乳九中小魚常食乳水所以益人也
酒樽不用沽
此切一作樽甫思嚴武先待我之厚學我以聊簡之酒而甫不須沽
也成都記聊縣因水得名居人以高釀酒蜀王杜宇所創華陽風俗

錄耶人到竹之大者傾卷巖於筒開以藕包也以焦栗信筒香達於
竹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耶筒夢而謂此說非也耶筒乃酒器也耶
筒詩去錦石為其子耶筒當耶筒是也

五馬舊曾諸小徑

幾迴書札待潛夫

潛夫甫
自比也

處處青江帶白蘋

爾雅釋草蘋
謂西山之故園猶得見殘春

雪山片候無兵馬

謂西山之
亂晴也錦里逢迎有主

鵝鴨惱比隣

比隣脂切近也用於武有故舊之好而
習池未覺

風流盡况復荆州賞更新

武每訪草堂謝飲賦詠故甫自比
習池荆州則以此武之來實賞

復與第也按晉山簡植髮陽諸習氏者荆士豪族有佳
園此簡每出多載於此上輒醉而歸名之曰高陽此

竹寒沙碧浣花溪

梁益記溪水出渝江居人多造練屨故號浣
花公之別館後為崔益宅捨為寺今尚存焉

菱刺藤梢咫尺迷

菱一作藕南離草
之夕宜其荒蕪矣過客徑須愁出入

居人不自解東西

解佳買切睡也
以蓬蒿之俾也書籤藥裹封蛛網

廉切野店山橋送馬蹄言橋與石空送馬蹄於道中往首藉

荒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判西官切後漢周舉傳澤

朝常卧病愈其妻關問所苦澤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詣獄時人為

之語曰生出不謂作太常妻一年二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

日不齋醉如泥余按神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

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

常苦沙崩損樂欄也從江檻落風端新松恨不高千

尺新松甫指手插四松也按蘇有惡竹應須斬萬竿甫歸故林

研之護其新美者按集有詩曰今生理祇憑黃閣老甫言生詩

恨去千竿又曰步舞萬竹疎是也

武也國史補兩衰顏欲付紫金丹丹陽物陽山人大藥譜煉粉

省相醉為關老鈎取丹更入華池還源反色卍入神室更養史六十日

成紫金丹若人服食化腸為筋變髓骨自然不死三年奔走

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古詩有行

錦官城西生事微官或作里王荆公夜錦官生烏皮几在

還思歸謂以烏皮為几也謝眺烏皮履几詩蠅木生昔去為

憂亂兵入今來已忍鄰人非恐細亂難而側身天地更

懷古迴首風塵甘息機甫言歡共說總戎雲鳥陣魏

謂嚴武為元帥也太公六韜曰既以被山而處以為雲鳥之陣陰陽

皆備又曰以車騎分為雲鳥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化無

窮者不妨遊子芟荷衣遊子甫自謂也用欲參重詩不妨吾

與受荷以為衣子

集芙蓉以為裳

君次議諸昆季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

馬首首見鹽亭地理志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

一作春郭水冷冷全蜀多多名士名士美嚴氏也以引下句蜀都

杜詩卷一

為老夫聽為子

倚杖益亭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

狎鷗輕白浪

浪一作日謂可狎之鷗遊泳乎白日之中不知光景之可重也列子黃帝嘗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

每日之海上

歸鴈喜青天

鴈一作鳥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

年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

房瑄相肅宗以事責官右為漢州刺史西池乃瑄所鑿也寶應二年瑄自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

舊相言房瑄也指言於恩追未行之間則教數遊此湖此追道其實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且於此遊湖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為有光輝

政化董絲熟

政是我切導音純大凡董董須用益政以物性最相宜也出於王武子前有羊酪問陸機吳中何以

藏此機曰千里董桑末下蓋政千里乃湖名也本草生水中華似

貞葵二月至八月為絲重九月至十一月名魂董春夏勿長肥滑為絲

刀鳴鑰鑾飛

潘安仁西征賦鑾人切鑿寫刀若飛使君雙卓蓋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

池或依亭

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

上應迴首

公以自只也晉荀勗罷中書令為尚書人賀之乃曰奪我鳳凰池何賀我耶

為報籠隨王

右軍

王羲之字逸少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性愛鵝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馬意欲求市之道士云為馮道德經

當季舉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上羲之守永嘉五

馬常相隨驤人為之吟曰旌節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人愛使君好換

答楊梓州

悶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

東州梓州路也

却向青

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遊

楊梓州之先人昔嘗守梓州之

利在梓州青溪之西名為楊公池今乃子又守此州故甫有應載阿戎遊之句以美之按晉阮籍謂王渾曰吾卿語不若吾阿戎談戎乃

譚之子也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佛書有曰問世尊安穩否從來不奉一行書戶

卿因知貧病人須弃能使韋郎跡也踈此公識之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樊作男兒一生无成頭皓白牙齒

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議以明年朝獻大明宮龍朔

應及郊甫乃賦三大賦以預言其事帝奇之長安志大明宮龍朔

二年大加恩賞曰蓬萊宮咸亨三年曰含光宮長安元年復曰大明

宮自怪一日聲輝赫輝王集賢學士如堵墻子射於覆

相之閭觀觀我落筆中書堂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按

者如堵觀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筆又按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麗

正殿書院為集賢殿書院內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

士往時文彩動人主命論高勢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

至德二載甫受左拾遺及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不宜發肅宗怒出

為華州同功屬關輔餉餉棄官寓同谷自負薪採橡舖備不給遂出

蜀卜居晚將末契託年少年少指嚴武也甫武父嚴挺之

焉故也按陸士衡嘆壯歲託當面輸心背面笑唐新書甫嘗

未契於石生念將老而為客武外若不在中街之一日殺甫

登武床瞻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子武外若不在中街之一日殺甫

集吏於門武將出冠挂于簾上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武去甫曰是

有隙故用讒其不以誠相待而有是作也或者又謂唐史氏承沈意

雲溪友議之誤以公詩考之武求鎮蜀甫再依武相歡洽無恨意

失之也史氏當寄謝悠悠世上見不爭好惡莫相疑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

春末再至成都所作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

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蒙家家迎薊子薊子

薊子壺公皆神仙入以此司馬也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其迫逐

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處處識壺公方術傳費長

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徑跳入壺中長嘯峨

嶺北潛行玉壘東峨嶺玉壘二山皆在蜀潛行謂晦迹也有時騎猛虎虛

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此際已下公自叙也望雲

悲輶軻輶音坎或作坎輶音可或從土皆不得志也喪亂形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

口倚劔短亭中此聯言屯戍之兵以防寇盜者也永作殊方客殘生

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此乞憐於司馬也莊子逍遙遊篇列

子馭風而行冷然善也

春歸

此言歸當春時亦謂春色之歸也

苔逕臨江竹茅簷覆地花覆讀去聲甫避楊子琳之亂適東川冠平復以春時歸草

堂喜見其當逕之竹臨江而茂倚簷之花覆地而榮也別來頻甲子倏忽又春華

倏音叔倏忽大疾走也甲子記時節也謂之頻則歷時之已久及歸到草堂驚其景物之變倏忽又春華也按焦有云甲子西

南異甲子混泥塗皆言其歷時之多也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

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梗古切吾生亦有涯

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此身醒復醉此身依且應乘興即為家

歸來

此篇叙其父往東川而歸也

客裏有所過作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秩

壁魚乾謝玄暉詩陵園尋我屋散秩問所知住秩書衣也壁

郭璞注衣書中蠱一名蚰魚段雅謂之鱒白魚鱒音譚又音尋

上瓜子化為白魚固知列子柯瓜為魚之言不妄今人呼為壁

魚是洗杓開新醞低頭拭小盤一作低頭憑誰給麴

藥用欲得麴藥細酌老江干干淮也吏信詩開君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

虞嚴武鎮成都卒於永泰元年夏四月朝廷遣崔光遠代之

也而云蠻夷者蓋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則夷狄之崔旰以

臣叛君無君臣上下之分非夷狄而夷狄行則夷狄之崔旰以

因避成都之亂遂去之東川亂定復歸成都無虞乃無憂也請

陳初亂時用請歷陳初反覆乃湏臾斯測大將赴朝

廷謂崔光羣小起異圖謂崔旰中宵斬白馬盟歡氣

已鹿麕山俗切後漢隗囂傳牽馬劍刀奉盤錯鏃遂割性而

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落刀血解兵為盟又云欽驍擊

猛西取叩南兵北斷劍閣隅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擊

劍閣布衣十數人亦擁專城居洙云即揚州林正節

正節為叩其勢不兩大左氏傳物莫能兩大前漢始聞

著漢殊兩卒却倒戈一作兩卒倒干賊臣互相誅

昔漢高刑白馬與羣臣盟今旰食夜衣入朝欲殺英又中哀斯

相正節此則斷劍閣以自守旰又西取叩南之兵以收揚子琳

結奈何勢不兩大小人見利則爭安能屈已相專是於肺腑各

異如著漢之不相互殺焉知肘腋禍戰國策趙魏魏城自

及梟鏡徒梟鳥食母破鏡食父喻賊臣不知君臣之分用

母破鏡跌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龜

而虎眼漢五月五日作梟翼以期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楞

杜詩卷光二

嚴經如士泉等附魂為兒及破鏡鳥以盡樹果抱成其子父母皆體其食漢書志以為獸撈嚴經以為鳥義士皆

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左氏僖公五年傳孤

誰適萬人欲為魚唐諱民改作人左氏昭公元年傳劉定

為王于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唱和作威福洪範臣有作福

而國孰能辨無辜吁之亂崔旼又攻子琳正節蜀大亂全

無紕綱正謂一國三公莫知所適從一唱眼前列柵械列

引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作流

釋名四達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鬼妾一作人妾已殺其主矣則妾謂之鬼妾馬

可謂之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也色悲充爾娛

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呼嘆聲也前列柵械後吹笙

有法令在自相殺賤子且奔走謂子甫三年望東吳

地理志吳地斗之分野蘇州為吳秦伯之壘秦伯孤矢暗江

卒仲雍亦傳國至曾孫武王克商因而封之也

海難為遊五湖周禮職方氏揚州之侵曰五湖今吳縣南

名雷澤一名太湖一名五湖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

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雲翻云太湖有五道別謂

之五湖東道長洲松江水南道高程雲溪水西道義因荆溪水

此道晉陵瀾湖水東南道嘉興非溪水余以國語考之吳越戰

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戰不忍竟舍此各與復來雍

耳當以吳錄之言為是也

捺蕪雜它計切周禮氏鄭玄注蕪翦也一云除草也故甫

荆南復領四海之內弧矢皆紛亂不敢遊獨亂欲遊下峽之

又知婦成郡安雜草堂之荒穢聊且駐居於此也入門四松

在甫昔於草堂植四松今歸猶在坡陰有詩云尚念四小松尺

足知甫眷眷於步堞禹竹疎堞從協切矮牆也按集有詩

此松而不忘也步堞禹竹疎云我有陰江竹又云今晨去

千竿又云惡竹應須斬萬竿乃知甫植竹若此野間舊犬

也堞一作櫟宋表祭為丹陽尹常步櫟白楊郊野間

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隣里喜我歸沽酒攜胡蘆作

傾榼壺劉伶酒德大官喜我來喜知遣騎問所須城

願動則擊榼提壺喜知賓客隘村墟此甫全用天下尚未盡

郭喜我來喜知賓客隘村墟此甫全用天下尚未盡

健兒勝腐儒

謂兵革之際武夫得志儒道不振也漢黜布傳上對衆折隨何曰爲天下安用腐儒哉

飄飄風塵際

王作飄飄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

贅之銳切疣贅無用之物用傷時不已

骨髓幸未枯

莊子養生主篇澤雉七十而致政用年未老而不見用故有是句

飲啄媿殘生

莊子養生主篇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不斲畜乎樊中

食薇不敢餘

除草

去藜草也藜音落又徐炎切山莊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蠹

蠹丑賣切左氏傳蜂

蠹猶有毒

其多彌道周

有甚於蜂之蠹也

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

爲能待高秋

草喻小人道周喻居王之左右君子疾之如芒刺在眼求其所以去之之術春以喻賞秋

以喻罰爲待高秋

急於去小人者

霜雪一消凝

葉亦難留

求轉置水中中央豈無雙釣舟

先者謂以身率先之日暮以釣舟載而致之水中此

水化也周禮雍人掌殺草有水火之化是也

頑根易滋蔓

依舊上

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

松竹有高操君子自守之象小人死去則

君之道長而松竹得遂其生養之性也

惡信如讎

左氏隱公六年傳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務去草焉莠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則善者信矣甫此篇大有含蓄詳玩之頗有味

四松

何贊書戶闕步文翁房裏月閑尋杜用宅前松謂此也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

人長曲禮離坐離立按集有草堂詩云入門四松在謂始移小松植於草堂不過高三尺避亂往東川凡經三載矣

今來歸已離立如人長又云賤子且奔走三年皇東吳則知甫去草堂及歸時凡涉三歲矣會者根不拔

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踈柯亦昂藏所插小藩

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振直庚切撥比未切振撥觸撼貌得愧

千葉黃籬以護松旣破則松有觸撼而千葉黃也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

甫傷兵亂尚不保其故居况吾敢為避賊今始歸春草滿故林之主而欲保四松之無損者乎

空堂覽物嘆衰謝及茲慰淒涼按集草堂詩云入門四松在是也清

風為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婆作爲聊待偃

蓋張一作將抱朴子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無根蒂求欲長與松為伴偶理難定也

有情且賦詩事迹可兩忘勿矜千

載後慘澹蟠穹蒼乃若千載之後勢蟠穹蒼又非吾之可如何矜惜之有乎玉策記千歲松四邊

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

水檻

蒼江多風颭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郭璞遊仙詩高浪駕蓬萊

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遊子甫自謂也門戶無人持謂持

扶持有勸誠蓋語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恐貽識者嗤既

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謂岸谷尚有交易於水檻何恨乎水檻駕于巨浪之上為水所

蕩浮柱敬側此以常理但頭危必用扶持也此南舍李思諷朝廷之材當顛危際莫有扶持者矣叔孫通贊廊廟之材非一木之

臨川視萬里何必攔檻為此言王者當以天下為度一視同仁恩及無外不可

有此疆爾界之辨調

肅宗示人不廣也 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

遊此言志在江海豈屑促於清溪傍柴門而遊為事乎愴惶避亂兵避崔旰之亂緬

邈懷舊上謂遠懷草堂之故林也隣人亦已非謂流寓也野竹獨脩脩

船艖不重扣船傍也埋沒已經秋甫旰去成都已經三秋向者所從扁舟靡

堪埋沒於泥沙故不扣其艖以節歌也

仰看兩飛翼下媿東逝流謂在東川而未及西

故者或可掘故者謂破船也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數色

角切 白屋難久留

王錄事許修草堂其不到聊小誌

為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坊在成都久待無消息終朝

有底忙應愁江樹遠應音因怯見野亭立荒浩蕩風塵

外誰知酒熟香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老儒艱難時病於

庸蜀歎其沒後方授一官

此老已云歿鄰人嘆亦休竟無宣室召漢文帝召賈誼於宣室

徒有茂陵求司馬相如傳新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

事所忠奏焉天子與之謝玄暉詩茂陵猶見求

妻孥寄他食

園林非昔遊空餘遺總在總音歲陳布也用為靈樞之浙

浙野風秋

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
漸橋無復板卧柳自生枝

黃其池縮依舊而人不可見也
根孝感詩卧柳尚還生遂有山陽作

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之遊作思舊賦

濟黃河以泛舟方多慙鮑叔知

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

其厚管仲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出稱管鮑善交

素文零落盡

劉孝標絕交論斯賢達之素交歷萬

古而白首淚雙垂

揚旗

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職

按元稹誌公墓曰南劔節度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廣德二年甲辰公年五十二其夏公

至錦江作此詩以美其將平吐蕃之難也

江雨颯長夏

江一作風夏日長府中有餘清

呂氏春秋冬不用篔簹有

餘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

謂鄭公持軍嚴肅有異名也詩至止肅肅初建

閱軍裝

閱視羅列照廣庭

庭空六馬入

作六駸駸揚

旗旌

駸布可切駸羊可切馬搖頭也又高兒迴迴偃飛蓋

勢迴熠熠迸流星

熠熠色鮮明也來纏風颯急

纏一作衝去擘山岳傾

此聯言揚旗去疾速之狀也舒卷隨

人輕二州陷犬戎

按代宗紀吐蕃陷松維二州二州或作三州

適不能軍吐蕃陷松維保三州按集公夔江作往在詩曰前日獻羯胡後來遭大戎羯謂天室之祿山也大戎謂曷德之吐蕃也狄本

有云近聞犬戎遠遁逃是也但見西嶺青

西嶺即雪山也常見

援也華陽雪嶺記西南觀錦城若并底其上積雪千仞公來練猛士

欲奪天邊城

謂喜得鄭公來作鎮訓練士卒欲奪所攻之故地也時廷命鄭公拓雪嶺

斷底右臂是以威行劍外按集有早秋詩已收滴薄雲中戍更牽蓬

婆雪外城此堂不易升

居易以政切謂食人之祿庸蜀日已空

庸蜀本蠻地漢時始通中國今鄭公來鎮守蜀中已盡靜矣吾徒

懷宇記益州古梁州也漢甯蜀之地來鎮守蜀中巴蜀三郡且加餐

休適蠻與荆

甫勉衆且加餐飯無為念慮吐蕃而欲

判蠻且以是辭以美鄭公也王粲

七哀詩復奔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杜詩卷光二

七

山雲行絕塞

塞先代切大火復西流

大火心星也火西流則寒

氏哀公十三年傳冬十一月魯季孫問仲且仲且曰

飛雨動花屋

蕭蕭梁棟秋窮途愧知己

窮途甫自謂知

暮齒借前籌

甫依武於蜀武碎甫為幕府從事故甫言其晚年

已費清晨謁

那成長者謀

長丁文切甫言日過武廳謀

解衣開北戶高

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

水氣浮禮寬心有適言

待我禮數寬厚不以

節爽病微瘳

則少主將歸調鼎

吾還訪舊上

蘇也

武也時武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作

昨夜秋風入漢關

借漢以

朔雲邊雪立

西山

山也調其冬夏

更催飛將追驕虜

漢匈奴常規李廣為飛

莫遣沙場匹馬還

此戒之辭也春秋公

奉和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

嫋奴鳥切長嫋兒

玉帳分弓射虜營

收滴博雲間戍

滴博屯戍之地名

更奪蓬婆雪外城

城名也按編年通載廣德二年賊武破吐蕃于當狗城克鹽川城吐

蕃傳天寶二年已前王昱兵攻蓬婆嶺輸朝南粟餉軍則蓬婆遠在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院中一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

落

樓臺街暮景不勞鍾鼓報新晴

浣花溪裏花饒笑肯

信吾兼吏隱名

言浣花之開似笑我離草堂而兼名幕府參謀

門則當點額暴鱗矣

到村

碧澗雖多雨

釋山夾澗秋沙先少泥

先陳休亦先見切先後也

蛟龍

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參戎暮

謂為劍南節度參謀也

歸來散

馬蹄稻梁須就列榛草即相迷

言既離草堂而入使院則荒逕生草反相迷矣

蓄

積思江漢

蓋積猶鬱結也思江漢以濯之目

頑疎感町畦

町他典切畦胡圭切龍叔也呼也

言其真性頑疎所感者在町畦之間故雖朝夕在院而暫酬知仍思一掃也莊子人間世篇彼且為町畦亦為町畦

己分還入故林栖

知已謂嚴武言况稍酬報知己之分乃遂歸草堂之故林爾王元長詩野鳥棲故林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

魏明帝詩雙梧生空井詩家用井梧自此始矣獨宿江城蠟炬

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在再音

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

伶郎丁切俜普丁切俜貌甫遭乱奔走自廣德二年逆數至天寶十四載凡十年矣

彊移栖息一枝安

詩五十一

遣悶奉呈嚴鄭公二十韻

白水漁竿客

後漢郡國志黃漢郡有白水縣注山海經白水出蜀而東南入江清秋鶴髮翁

鶴髮者耆老之相更信賦子老矣鶴髮雞皮

胡為京幕下祇合在舟中

甫言暮年正可

當來為幕客也黃卷真如律言詩書以禮青袍也自公

音夜甫謂不早小官也老妻憂坐痺痺早利切幼女問頭風平地

也詩羔羊自公退食言其散食在府中所坐之曹不專禮甘

衰力就義忝上官通上官指嚴武也甫得預疇昔論詩早

甫嘗與武論詩光輝仗鉞雄佩今持斧鉞之寬宥存性拙

翦拂念途窮謂嚴武奏請為參謀也劉孝標絕交論顧聘增其俸優翦拂使其長鳴露裊思藤

架裊音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籠此兩

身雖在幕府而有山林之念故如龜之在網鳥之在籠也西嶺紆村北南江遶舍東竹

皮寒舊翠椒實兩新紅浪艤船應拆杯乾壅即空藩

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此四無南述草堂之意也東縛剛

知己蹉跎効小忠言性鍾疎傲當東縛以酬知已年雖周防

期稍稍太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盡角終不成

尋別業別業指草堂也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言如烏鵲之

任真河之責也俗傳七月七夕烏鵲填河成橋以度牛女駑駘怕錦幃又加駑駘之塞本不

徐陵詩玉繩纏錦幃會希全物色將放倚梧桐物色謂形容之

嚴灘公之知已者異保其天年遂其真性故令倚倚梧桐以自樂也

西山 三首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成都記西山冬夏積雪不消築城依白帝

依一轉粟上青天昔公孫述都成都白帝其地荒山之高

築城依白帝所以轉粟之艱難如上青天者也蜀將分旗鼓以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禦羌兵助鎧錠作并泉鎧苦海劫甲西南背和好殺氣

日相纏好而為寇不已也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明皇還蜀後蜀東西兩川為兩節

疏論之曰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蹊煙塵侵火井雖在

險絕渾掃東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不聽

劫火并沉楚於幽泉高焰飛燭於天垂注火震震井水一斛水得四五

斗益家火者之不過二三斗益耳博物志臨印縣南百里火井深二

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雨雪閉松州言松州已陷而閉風動

將軍幕幕一作蓋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謂賊壘之多也

回首得無憂

子弟猶深入子弟言充關城未解圍鐵崖鐵馬瘦

記鐵崖關在永康灌口山在永康軍軍道江軍西北四十七里灌口采船稀寰宇記灌口山在永康軍軍道江

灌口右所謂天彭關也此四辯士安邊策元戎決勝

威元戎主將也

今朝烏鵲喜

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

欲報凱歌歸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時王在梓州初至斷

酒不飲篇中有戲述

西漢親王子

假漢以言唐也漢中王鴛乃讓皇帝之子汝陽王璣之弟代宗親王叔父也

成都老

客星

甫自喻也有如嚴光与光武同宿太史古客星犯帝座也

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

螢

一作飛王瑤乾元元年出刺蓬州与甫相別五歲矣

忍斷杯中物且注爾潛詩眠看

座右銘

眠一作祗王作眠當從之昔崔瑗子玉有座右銘

不能隨阜蓋阜蓋指漢中王也漢制二千石朱

韜阜蓋

自醉逐浮萍

策杖時能出

能王作登謂早出也

王門異日遊已知嗟不起

甫言王因

酒得病卧而不起遂斷不飲也

未許醉相留蜀酒濃無敵

蜀都賦觴以清醪醉累月

江魚美可求

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

終思一酌酌淨掃鴈池頭

西京雜記梁孝王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寰宇記漢州有鴈橋以水有金鴈隱於此池日暖則見影故名或謂天后時諸御大夫晦日

重宴高文李林亭冬賦詩云駕言尋風侶又云乘願俯鴈池以是知鴈池之名其來尚矣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懿策

警驅動貌策可無益亦猶以策擊馬得其發驚動也莊子懿策我也文賦乃一篇之警策梁鍾嶸作詩品云陳思贈弔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靈運

鄴中士衡擬古陶公談宴之製也

猶憶酒顛狂作記魚衛彌

尊重前汝陽王漢中王乃天子之叔父兄弟俱領重鎮也論語魯衛之政父兄弟

徐陳畧喪云以徐

琳喻天玉中曳裾王門之賓客友已多士矣魏文帝与吳質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畧盡也

空餘枚叟

在應念早升堂

枚叟者乃甫以梁王兔園之客枚乘自喻也甫言朋友凋喪惟漢中王兄弟与甫在應念昔日

結交之時不宜今日相弃也雪賦召鄰生延枚叟論語由也升堂矣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不關輕絃冕

倉頡篇絃絃也說文大夫以上

但見避風塵

甫以左拾遺出為華州功曹而後自罷官若一輕絃冕者但以風塵之警不得不避亂也

別星橋夜

華陽地志李冰守蜀造橋七上應斗魁七星

三移斗柄春以志時也

斗柄隨時

斗柄隨時

斗柄隨時

而指於昏指東則為春矣三移則三年矣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

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杓即柄也敗

二非赤壁言潼關之敗兩京遂陷其禍酷烈殆非赤壁之比也阮

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推抑也昔赤壁之役遭羅疫氣燒

物盡燬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周瑜所能敗也奔走為黃

巾為子鶴切黃巾以喻祿山也後漢皇甫嵩傳鉅鹿張角十餘年間

俱起皆看黃巾為標幟時人謂之黃巾蜀劉焉傳涼州逆子去何

瀟灑侍御也余藏異隱淪非本志也餘詳見前注書成

無過鴈言欲寄書而乏使也蘇武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

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帛書言某衣故有

等在其澤中故泥玄龍詩寄書雲中鴈為我西此飛是也

懸鷄公自叙其貧也荀子恐懼行裝數數色伶俜卧疾頻

伶郎丁切俜普曉鷺工迸淚秋月解傷神春鸞秋月人所

者在於進人之疾月所解者在於傷會面嗟鷺黑龍門股無股

人之神則以亂離疾病之所感者謝靈運廬陵臺下詩長辛苦接輿

胼無毛手足胼令悽話甚苦謝靈運廬陵臺下詩長辛苦接輿

還入楚言用自蜀道荆衡故以接輿為比王粲不歸秦自喻

歸長安之故鄉故又以王粲為比也謝靈運擬魏公鄴公詩序去王

粲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詩曰整裝辭秦川秣馬赴

楚錦里殘丹竈言去錦城之久空花溪得釣論言浣溪之

日所遺之消中祇自惜消渴之病也晚起索誰親索親

謂流寓索居而無骨肉之親伏柱聞周史柱史比王公之為侍

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梁時為周柱下史好乘槎有漢臣豈非

養精氣轉為守藏史王康昭詩老冊伏柱史豈非

穩長如男大卷書勻兩聯通義言粗糲之飯依如他日所以窮愁者在乎女長男大則婚嫁之事來

相迫矣湖口江如練湖音朋切又曾水切此以下言王侍御之事來

峴江所經謝玄暉詩澄江靜如練居也樂史寰宇記李水榭江作湖曰湖峴在

庭堅云蠶崖在茂州帶雪山曾言云蠶崖在松州名園當翠巘野棹沒青蘋關在西山黃

屢喜王侯宅王侯宅魏言王侍御與嚴鄭公也時邀江海人甫自謂常為

御饌御也追隨不覺晚欵曲動彌旬但使芝蘭秀待御心德

之芬芳有如芝蘭之秀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也或謂

晉謝玄暉叔父安曰子矣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是庭階耳何煩

棟宇隣甫草堂在成都浣花里王侍御所居在導江縣故有山陽

無俗物康所居之山陽依思舊賦云濟黃河以泛舟若梁山陽之

舊居阮籍謂王戎曰致驛馬於長安諸郊鄭驛正留賓又以鄭莊比王侍御之禮賢

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出入並鞍馬飽昭詩教光暉茶席珍張儀

儒行儒有席上重遊先主廟先主廟今更歷少城闥少城

之珍以待聘所築石鏡通幽鬼蜀王莽其妃琴臺隱絳脣琴臺乃司馬

也見前注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荆榛此兩聯又寓意傷鄭公

王侍御禮待之置酒高林下觀暮積水濱此聯以下侍御

隆可以駐足也娶結夫婦之好今則徒生荆棘矣既往之事為可弔則致酒觀墓以

遣懷區區甘累跼跼古典切足倉也莊稍稍息勞筋網聚

粘圓鮒絲繁煮細專尊音純水菜也此聯又言歸長歌敲

柳癭植詩我有柳癭是也小睡凭藤輪鮑詩花蔓引藤

也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忘无浮生難去食良

會惜清晨列國兵暗令王德教淳要聞除襖偷與

飛走耶璞注龜大如狗文如隼淮南子本經訓襖偷為心不必去於畫

皆喜休作畫麒麟麒麟閣上也餘見今代麒麟閣注洗眼

古重雷陳

甫之望王侍御者至矣後漢陳重雷義為友時人語曰膠膝自謂堅不如陳雷

送舍弟穎

穎一作穎赴齊州二首

齊州古之齊南國也按集大曆三年

有懷穎觀諸弟詩又有弟豐獨在江左詩又有靡右月夜燒弟詩又有弟豐獨在江左詩又有弟觀藍田迎婦詩有四弟觀豐穎已見於詩舍弟古歸草堂檢校詩云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是也

岷嶺南蠻北

岷嶺蜀之岷嶺山南蠻南蠻蠻也

徐關東海西

徐關齊地也

獨起發而之齊月

此行何日到送汝邁行啼絕域惟高枕

公自中原

而來蜀則亦以蜀為絕域大抵信異方也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

迷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

江通一柱觀

觀古玩切荆州記江陵有臺上有一柱梁拱此或云荆州有一柱觀土人呼為木須觀十道志一柱觀荆州臨川王起梁梁一柱觀土人呼為木須觀十道志一柱梁梁拱之晏元叔與類荆州臨川王義慶立觀其大但一柱

落空鄉臺

成都記隋蜀王秀所創

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諸姑今海畔

兩弟亦山東

齊州近海則

去旁干戈覓

來看道路通短衣防戰地

公自言也時吐蕃未息故戎服以在防戰之地也昔趙武靈王

好胡服士

匹馬逐秋風

言弟歸之莫作俱流落長瞻碣

石鴻

淮南覽真訓鉅且大丙之御去觀奔策車莫動自李馬莫使自走不招拍不叱叱遇滯應於碣石鞅鶴雞於姑餘又絕交

論賦歸鴻於碣石附騏驎於蓬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三

再至成都所作

嚴鄭公堦下新松 得唐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一作聞踈翠近珠
簾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露何當一百丈敬蓋擁高
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 得香字。此二詩用之措意極為
深遠以意逆志字者當自思矣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罇涼

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長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 得忘字

沱水臨中坐 沱唐何切為貢城山導江東別為沱今成都則梁
州之域也寰宇記沈水在成都府新繁縣是也

岷山到北堂 一作對岷山蜀之岷峨
也山海經岷山江水出焉白波吹粉壁青嶂

挿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

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葉亂拂黛

石蘿長谷暗非關雨楓丹不為霜秋成玄圃外成一作
城淮南

子墜形訓豈冊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又曰豈崑崙
之亡或上陪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

志洞庭湖名在
岳州之巴陵縣

景物洞庭傍
仁磬道難忘 晉謝安寓會稽與王羲之為陽許詢桑門支遁遊
處出則魚光山水每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

放情仁磬及畫贈大傳故靈運述相德
詩云遺情捨塵物正觀仁磬美是也

晚秋陪嚴鄭公擘酒池泛舟

得溪字。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因是
得名。王彥輔云即汚池也在錦城西

湍駛風醒酒 駛苦犬切
疾貌也舩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

樹晚相迷坐觸鴛鴦起 古今注鴛鴦匹鳥也雌雄未
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巢傾

翡翠低 異物志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
青而雌曰翠其羽可用為飾莫須驚白鷺為伴

宿清溪

甫指流花溪爾

初冬

垂老戎衣窄

謂作參軍謀也歸休寒色深

洗沐漁舟上

急水獵火著高林

嚴鄭公出也

晉山簡鎮襄陽習氏有性習池簡日出遊輒醉而歸

愁來梁甫吟

甫以諸葛其自比也昔亮憤漢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

遺我細織成

一端綺開絨

風濤湧中有掉尾鯨

透迤羅水族

瑣細不足名

充軍褥承君

終宴梁

顧我非公卿

留之懼不祥

煌煌珠宮物

也珠宮謂龍宮也

有權柄衣馬

自肥輕

李鼎死岐陽

實以驕貴盈

豪直阻兵

京裴茂稱填阻彊難制

情錦鯨卷還

客卷與

始覺心和平

振我麕席麕

茹藜羹

茹一作飯茹食也甫言自古驕侈取飲者多矣不如卷此

論語秉肥

馬衣輕裘

之瑱榆茂

京裴茂稱填阻彊難制

各生

之徒黃金雖多各罹禍

宗怒賤

播州縣尉翌日賜死於朝

杜詩卷六三

皆聞黃金多坐見悔

可專此奢麗之物耶甫傷兵革之際生民有不得其食不得其居處者我何忍獨安乎此又自以卷還客始究心懷和平足知甫之所養於中者宏深雖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

至後一作至前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歲時記晉魏問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

短冬至後日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按集有至日遺興詩云愁日愁隨一線長又小至詩云刺繡五紋添弱線遠在劍

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甫自言只服九品服金谷銅駝非

故鄉金谷園銅駝街豈非洛陽故鄉行樂之勝景平創禹錫揚柳詞云金谷園中鸞亂飛銅駝陌上好風景是也梅

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望叶音志棣萼喻兄弟

也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我集有云弟妹各何之

從韋二明府續覓綿竹數叢

華軒謁謫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後漢劉延傳注綿州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地十道志有紫巖山綿竹之所出焉綿竹蓋產於此山也江上金堂前無

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又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頗為草堂迴

為于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

更須栽鵝鴨宜長數王切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易以政切匡床竹火爐淮南子匡床弱席非寒天

留遠客碧海挂新圖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群仙

不愁思冉冉下蓬壺蓬壺乃神仙所居之山也列子湯問崑崙

蓬蓬業業是也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

由化靈山之所窟宅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范蠡扁舟小謂山

所畫之舟也國語范蠡為越王句踐滅吳反至會稽
辭於句踐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王喬鶴不群
鶴或作鵠古字通用此謂山水圖所畫之鶴也劉向列仙傳王子喬
者子晉也好吹笙依鳳鳴遊伊雒之間道人浮止公按以上嵩高山
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相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縑氏
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此生隨萬物何路出塵氛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床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

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竝坐得或依相仙老

暫相將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曰挂星查羽仙

棲息其上

贈別賀蘭鈺

黃雀飽野粟群飛動荆榛善雀物之微者一飽之外則無所求以此當時俗士之褻淺者也

今君抱何恨寂寞向時人而問之老驥倦驥首喻如

伯樂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暮之於是蒼鷹愁易馴蒼

俯而真仰而鳴密達於天見伯樂之知己也

作飢甫以賀蘭喻如蒼鷹之愁測刺隨人句於食養易為馴押也魏志曹公謂陳登曰待已如鸞如蒼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晉載記推翼曰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交臂之志

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

貧自古賢士君不見知夫况國步初反正謂肅宗收復京師也乾坤尚

風塵謂史思明尚吞聲相構也悲歌鬢髮白甫為國遠赴相吳春謂

移居夔州既而下峽適荆吳也我戀岷下芋岷山蜀之岷城也地產芋魁可以充糧凶年不能飢甫既去蜀故憲

岷山之芋也前漢食貨志蜀卓氏曰吾聞岷山之芋君思千里蓴

沃野千里有鮑鮑至死不飢顏師古曰鮑鮑芋也

重音純水菜也吳地出蓴菜鱸魚賀蘭在蜀忽思吳中之蓴蓋感其物而思其人故也晉張翰吳人也守官京洛忽思蓴菜遂去官而歸

此論陸機云千里蓴菜未下生離與死別屈原九歌悲莫自

監岐千里者吳石塘湖名也

古鼻酸辛後漢公孫述傳可為酸鼻廣陵思王荆依飛書臨東海王暹太后年老遂斥居邊關者真酸鼻高唐賦孤子暮鳩寒心酸鼻

永泰元年乙巳在成都所作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謂酒也南都賦醪敷徑寸浮蟻
若萍釋名酒有沉萍浮蟻在上周庚信謝賜酒詩萍蟻對春開鷗泛已春聲南越志鷗水鳥上
下三日風藥許鄰人斲公之不吝如此按集有天寒斲核書
至乃去從稚子擎言文書多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公自歎老
而猶參嚴鄭公故人
之幕府也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
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
隋程交志筆有餘力詞無竭源甫入蜀依知南節度嚴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門公欲枉嚴
鄭公幕府以為參謀也甫歷任玄宗肅宗情依節制尊鄭公之駕
故以陳平之貧以敵之陳平傳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秋門外多長者車轍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甫乃長安人避
之遠時序百年心茅屋還堪賦秋與誰僕野人也偃息桃
源自可尋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忽逢桃花林
廣黃髮垂金鬢怡然自樂便要還家皆出酒食數日辭出遂不復得路

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蜀郡廣漢郡犍蹉跎又六年公自乾元二年
泰元年凡六年矣客身逢故舊甫去嚴公乃世契甫寓於蜀嚴公又節
發興自林泉過懶從衣結王隱晉書重威輦不知何許人忽
輒結為衣號曰百結衣文中子曰重威輦大雅吟錢於道威輦晉東京字也

頻遊任履穿莊子山水
先生貧困飢寒屨有上紐下潘離無限景恣意
買江天買一作向謂江天恣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石鏡雪山並見前注赤管隨王命甫為檢校尚書工部郎故有赤管也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

雙銀章付老翁銀章方賜朱服也故朱服之句豈知牙齒落東方朔唇齒齒落服名玷薦賢中甫數某年而膺獻

扶病垂朱紱甫嘗病渴以今歲歸休步此紫苔歸休謂休假以沐浴也沈

羣材甫自謙也燕外晴絲卷卷與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

驚問我數能來

羣盜哀王粲魏王粲字仲宣宜避亂客荊州中年召賈生漢文帝誦賈誼為長少王傳後

前席竟為榮帝方坐宣室受釐因感鬼神事而問之誼具道所

宅入先賢傳先賢傳荊州有王粲之宅才高處士

日復含情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塹北行椒却背村梅熟許同

朱老喫松高擬對先生論朱阮乃劍

欲作魚梁雲復湍復一作覆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

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魚梁窟竹積石橫截中流以為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行胡總舍西嶺子

秋雪西山白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甫蜀南下東吳也

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南滿空山慙取

譽甫自喻也藥者如本草所載各以其土地知名於世根居隙地怯成形今所種之藥

淡人之所易見也

杜詩卷廿三

六

營室

我有陰江竹

南植萬竹於皖花溪之草堂按集有詩云入能

今朱夏寒

爾雅夏為朱明 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

疑鬼物憑作

如不顧剪伐殘 東偏若面勢

愛惜已六載

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洵洵開奔端

度堂匪華麗

度切 養拙異考槃

病方少寬

寂無片斧響

加餐

庶遂懸息懼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茅堂貲

客裏何遷次

寥肯來尋一老

愁破是今朝

往莫辭遙

挈家下戎渝忠所作

勝絕驚身老情忘

發興奇

也

樂任主人

為

重碧拈春酒

拈春酒

樓高欲愁思橫留未休吹

拈春酒

樓高欲愁思橫留未休吹

拈春酒

樓高欲愁思橫留未休吹

拈春酒

樓高欲愁思橫留未休吹

拈春酒

樓高欲愁思橫留未休吹

拈春酒

樓高欲愁思橫留未休吹

拈春酒

樓高欲愁思橫留未休吹

拈春酒

樓高欲愁思橫留未休吹

拈春酒

樓高欲愁思橫留未休吹

拈春酒

樓高欲愁思橫留未休吹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駿發昔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駿馬言師為之語曰行且止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雲雨散喻別離也宋玉高唐賦散雲散一列如兩

虛費短長吟古詩有長短吟山帶烏蠻閣馬州

江連白帝深帝城烏蠻閣白帝深

船經一柱過十道志一柱觀荆州羅含宅臨川王建眾阻險也

撥悶一作贈嚴留眼共登臨留帶

聞道雲安麴米春雲安縣屬夔州今為雲安鎮麴米春乃唐之酒名也纔傾一盞即

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消愁定幾巡長年三老

遙冷汝峽中以篙師為長年舵工為三老今俗謂之翁揆柁開頭捷有神開頭一作

已辦青錢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脣切皆行船貌

聞高常侍亡忠州作○舊唐書永泰元年正月已卯左散騎常侍高適卒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黃門少府中散虛歷金華省騎對寧密命入

直殿中故蓬岳秋因賦云寓直散騎之省蓋騎省有散騎省今從官直舍非今所謂省也按漢書約尾北省中注凡省皆禁禁者今從官直故改禁為省又漢官關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祕府圖書皆在焉故王思遠遜侍中表云秦事金華之上進議玉臺之下後世以

張禹嘗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何殊地下郎王隱謂

已死其弟問地下事詔言顏淵卜商今為椽文郎致君丹檻折新唐書通負氣取言權

師頗刺傍臣珠禹文帝怒曰小臣廷辱獨步詩名在適有詩名於唐魏曹子

為白雲長矣說者又曰謂獨步詩名在適有詩名於唐魏曹子

孔璋鷹揚於河朔又南史王筠字元孔沈約謂筠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

步來獨祗令故舊傷

宴忠州張使君姪宅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酒遊阮舍舍舊宅也陳作巷晉書阮咸與

叔父藉為竹林之游咸與藉君道南諸阮居道北比阮富而南阮貧也夢弼謂此甫以阮咸比張使君以阮籍自比乃拓叔姪之相得者矣

不是怕胡灘胡王荆公作胡灘樂助長歌送送陳林饒

依思寬林一作杯夢弼謂當以杯為是昔曾如意舞如意乃所執之物晉石崇嘗以鐵如意擊碎珊瑚樹王戎嘗以如率率強為看左氏傳率率老夫

禹廟忠州作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

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書益稷篇子乘四載孔氏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探隨行

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書益稷篇子乘四載孔氏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探隨行

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書益稷篇子乘四載孔氏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探隨行

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書益稷篇子乘四載孔氏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探隨行

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書益稷篇子乘四載孔氏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探隨行

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書益稷篇子乘四載孔氏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探隨行

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書益稷篇子乘四載孔氏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探隨行

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書益稷篇子乘四載孔氏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探隨行

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書益稷篇子乘四載孔氏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探隨行

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書益稷篇子乘四載孔氏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探隨行

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書益稷篇子乘四載孔氏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探隨行

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書益稷篇子乘四載孔氏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探隨行

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書益稷篇子乘四載孔氏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探隨行

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書益稷篇子乘四載孔氏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探隨行

招蒐篇仰觀刻桐畫龍蛇盧照鄰文翁講堂詩空梁無燕雀古壁有丹青

雲氣噓清壁一作雲氣生虛壁

山林行乘車水行乘舟也輶音春樛力迫切史記河渠書禹鑿洪

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也輶音春樛力迫切史記河渠書禹鑿洪

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也輶音春樛力迫切史記河渠書禹鑿洪

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也輶音春樛力迫切史記河渠書禹鑿洪

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也輶音春樛力迫切史記河渠書禹鑿洪

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也輶音春樛力迫切史記河渠書禹鑿洪

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也輶音春樛力迫切史記河渠書禹鑿洪

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也輶音春樛力迫切史記河渠書禹鑿洪

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也輶音春樛力迫切史記河渠書禹鑿洪

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也輶音春樛力迫切史記河渠書禹鑿洪

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也輶音春樛力迫切史記河渠書禹鑿洪

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也輶音春樛力迫切史記河渠書禹鑿洪

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也輶音春樛力迫切史記河渠書禹鑿洪

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也輶音春樛力迫切史記河渠書禹鑿洪

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也輶音春樛力迫切史記河渠書禹鑿洪

得巴舊名故曰巴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州至永益為

永益郡胸忍至魚腹為涪陵郡巴遂分璋復改求寧為巴郡以涪陵

為巴東徙龐義為巴西太守是為三

巴郭璞江賦巴東之峽更右疏鑿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忠州今隸夔州路

忠州三峽內前注井邑聚雲根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此

忠州三峽內前注井邑聚雲根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此

忠州三峽內前注井邑聚雲根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此

忠州三峽內前注井邑聚雲根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此

忠州三峽內前注井邑聚雲根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此

忠州三峽內前注井邑聚雲根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此

忠州三峽內前注井邑聚雲根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此

忠州三峽內前注井邑聚雲根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此

忠州三峽內前注井邑聚雲根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此

忠州三峽內前注井邑聚雲根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此

忠州三峽內前注井邑聚雲根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此

忠州三峽內前注井邑聚雲根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此

石者雲

之根也

市也春秋井田記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

為市井孔奮傳胡市日四合注古者為市日三合周禮大市日側而

市百族為主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時

而市販婦為主今人貧窮故日四合

孤城早閉門空看過

客淚空一作豈過客甫自稱也老子三十五莫覓主人恩

使君前篇有宴忠淹泊仍愁虎作傳深居賴獨園金剛經有

州張使君姪宅詩

哭嚴僕射歸櫬

唐舊書永泰元

年四月嚴武薨

素慢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如一作知非言嚴公之母尚健

杜詩卷共三

九

如宿部曲異平生言部曲有異於存日也續漢書百官志將軍皆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長一人鮑照東武吟將軍既即部曲也亦屯長風送蛟龍雨蛟龍則風之所送者蛟龍雨也天長驃騎營晉書齊王攸遣驃騎將軍時驃騎當罷營兵士數十人愆攸恩德不肯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謂勳君有恩德貴傳於後人使去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人哀思之不能忘則勳君之情也

到雲安所作雲安縣楚峽分吟也

贈鄭十八賁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謂鄭賁有溫潤君子之德使我得溫溫恭人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謂鄭賁如芝蘭玉樹之惟德之基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勞芳人所喜而見衆者其可闕於親近乎劉子與遭亂意不歸窺身跡非隱甫之善人君如芝蘭之至細人尚

肯哂西式忍切笑也安一作焉謂小人唯以姑息小惠相濡潤侮其高懷而卑飛欲何待飛盡得時而後動也捷徑應未忍不忍爲仕途捷徑枉尺而直尋耳張衡應問曰捷徑耶至我不忍以捷步干進苟容我不忍敏荀曹大家東征賦遭通衢之大道古求捷徑欲推從唐藏用傳上大夫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指嵩山於南爲仕途捷徑吾子色愈謹尚懷見物理識者安

交屈宋牢落值顏閔甫言當驛離之際得接遇鄭賁亦足以慰牢落之消也屈原來上言其有文章者也顏淵閔子騫水陸迷畏途畏一作長言盜賊充斥天下效言其有德行者也步趾詠唐虞堯居陶唐舜居古人日已

遠隨飯葵葦葵葦謂蔬食也雖居蔬食之貧注今水中央菜菔若葦注今葦菜也數不資好事異味煩懸尹好讀去声鍾餉也縣尹相心雖在朝謂力與願予看抱病排金門衰容豈

爲敏甫心雖欲朝謂余肺疾予看抱病排金門衰容豈欲排金門尤非本意也左氏傳魯人以爲敏

雲安九日鄭十八携芳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

張景陽詩寒花發黃采欲草含綠滋

菊藥獨盈枝

舊摘人頰

言舊時摘採菊花之入窳段易而不開也

輕香酒暫隨地偏初衣

給古拾切說文無繁

衣也陶潛詩心遠地自偏狄與賦御衿衣

山擁更登危

風俗記九日登高以穢交厄

萬國皆戎

老子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酣歌淚欲垂

荅鄭十七郎一絕

兩後過畦潤

過古未切經也畦力圭切菜圃也

花殘步履遲

履奇逆切履也

文驚小陸

此用美其與鄭十八之能文比之陸雲也晉陸機為大陸雲為小陸二陸皆以文章知名

好客見

當時

好讀去聲此又以鄭十七之喜客比之鄭莊也前漢鄭莊字當時為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有客夜以雞日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

周禮夏官司馬凡軍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西征百人為旅按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吐蕃等寇奉天京師大震帝自將苑中急召子儀也

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

獨不忘舜謳歌

忘毋放切謂閔父之亂蜀人聞之心駭而所謳歌不忘者猶狂子舜也孟子不誦歌堯之子存

天險終難立

天險乃天設之險甫言西蕃能犯之險難存立矣易曰天險不可升也或者又謂甫以崔

柴門豈重過

重過用切

柴門豈重過

肝訖成都故碑之東川然肝雖叛民心未忘唐室雖據劍閣之險終難自立也

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

逗文透切注也深懷成都之草堂未可再歸也

萬里橋西宅

西一作南誤也

百花潭北莊

甫之草堂在浣花萬里橋之西地有百花潭按

層軒皆向水老樹飽經霜

雪嶺

界天白

前注錦城曛日黃也餘見前注

惜哉形勝地

張孟陽劍閣銘曰形勝之地匪覲勿居

回首一茫茫

以西山尚有成恐蜀受其禍故嘆息形勝之地而憂之也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
永泰元年到雲安所作

八哀詩并序

昔詩人作黃鳥之詩必哀三良故魏曹植王粲皆因之作七哀詩用之八哀意原于此也

傷時盜賊未息典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
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

贈司空王公思禮

王思禮高麗人也入居荅州少習戎旅隨父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

司空出東夷

東夷謂高麗也

童稚刷勁鬣

謂修整其鬣也

兒脫

按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毛遂願備

穎銳物不隔

穎銳物不隔如囊中雖其穎必

服事哥舒

哥舒翰對為押衛及翰為龍右節度使思禮

意無流沙積

沙石曰積言意必欲掃蕩夷狄矣

末甚拔行間

行戶郎切謂行伍之間也

犬戎大充斥

充斥猶言盛大也

短小精悍姿

前漢郭解為人短小精悍又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

屹然強寇敵

言屹然如山而為強寇之敵也按唐書加恩禮金城

其王轉深壁

謂壁也

飛兔不近駕

謂其

飛兔古之神馬也兔善走而復能飛以名馬其駿快可知矣淮南子夫待腰裏飛走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言其難得也陳孔璋登東河

歲曰飛兔流星超越山海龍驤所不能迫况鷲馬可得齊足故驚鳥資遠擊曉達兵家流

前漢藝文志兵權謀十三家陰陽十六家兵法巧十三家兵家者流蓋出於古司馬之職漢興張良韓信序兵法凡百八十二家飽

聞春秋辭謂其博通春秋也昔晉杜預曾襟日沉靜肅肅自

有適南肅晉作蕭蕭莊子大宗師篇是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關初潰散萬乘猶碎易碎首題辟易退却奔走偏裨無所

施元帥見手格元帥謂翰也格闢也初安祿之反思禮從翰守

不從遂至於敗思禮為偏裨而謀不見從故無太子入朔方

謂肅宗朔方至尊符梁益梁益劍南也胡馬纏伊洛

謂其勢力出於裴冕之所迫也翰既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時肅宗

以皇太子為天下女馬元帥從百姓之請北收兵至靈武圖興復而

羣臣裴冕等勸進遂即皇帝位於靈武以從人望也公時徒步至禮也請罪將厚責

際會清河公太尉館也房間道傳玉冊去聲天王拜跪

畢謹議果冰釋潼關失守思禮與呂崇季承光同走詣靈武請

相房琯從蜀來奉太上皇玉冊冊命翠華卷飛雪翠華天子之

肅宗詔琯遂讓帝無罪思禮乃赦之周禮司常則

賦建翠華之旗熊虎亘阡陌謂其旌旗之多也周禮司常則

屯兵鳳凰山謂肅宗也如於鳳帳殿涇渭闕帳殿謂設

官殿肅宗駐蹕於涇渭之間也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益

戰便橋不利更為闕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

功以扼金城之咽喉也揚雄解嘲蔡澤曰盜急持之咽

也馬援傳援擊五溪蠻莫進壺頭益其咽喉也林暴靖無雙

爽氣春浙瀝謂思禮之守武功禁暴樂亂其材也巷有從公

歌詩聲頌無小細野多青青麥謂思禮瘞死者也莊子外物篇

披首義云逸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禮先入清宮時太廟

詩刺死人也為賊所於權移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謂廟請罪乾元二年李光

弼鎮河陽制以恩札為太原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大副使兼御史大

杜詩卷九四

夫財軍糧百萬器械精銳尋加守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惟思禮而已

望王土窳則恨其爵位則要其顯本朝之土地不得見清時

嗚呼就窳窳窳窳謂葬也思禮欲置版復而未永繫五

湖舟求一作空范蠡事勾踐既滅吳遂乘輕舟以俛悲甚田橫

客高帝平齊召田橫懼自勿帝為之流涕以王禮葬之其賓客五

雲水白前有云復領太原役則思禮兩在太原矣太原古之晉地

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蘭績廉蘭名禮豈必書其文彩於

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此譏文勝管著徒取禍耳鄧

故司徒李光弼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幼持節行書騎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光弼加檢校司徒在至德二載尋

人安若泰山斷右脅朔方氣乃蘇乃晉休多翻

首見帝業賊劉史思明等肆偽師來攻城光弼麾下衆不滿萬皆

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

高視笑祿山公又獻大捷公指光弼也乾元二年光弼為天

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破棧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

苦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偽位笑祿山無能為以自為乃縱兵向

南賊勢其職光弼議洛不足抗賊遂檄官吏令避寇引兵入三城賊

憚光弼頓兵白馬祠不敢西犯宮闕遂戰於中軍而大破賊黨賊走

夫壯軍糧百萬器械精銳尋加守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惟思禮而已

望王土窳則恨其爵位則要其顯本朝之土地不得見清時

嗚呼就窳窳窳窳謂葬也思禮欲置版復而未永繫五

湖舟求一作空范蠡事勾踐既滅吳遂乘輕舟以俛悲甚田橫

客高帝平齊召田橫懼自勿帝為之流涕以王禮葬之其賓客五

-5 250 35 945" data-label="Text">

雲水白前有云復領太原役則思禮兩在太原矣太原古之晉地

故司徒李光弼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幼持節行書騎

略天寶十二年郭子儀薦之堪當關寄祿山之亂立

宗幸蜀肅宗理兵盜武授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尹

已前事而稱其官且晉陽則何東

之太原也昔趙魏取晉陽之甲是也

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

人安若泰山斷右脅朔方氣乃蘇

首見帝業賊劉史思明等肆偽師來攻城光弼麾下衆不滿萬皆

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

高視笑祿山公又獻大捷公指光弼也乾元二年光弼為天

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破棧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

苦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偽位笑祿山無能為以自為乃縱兵向

保慶州此光弼之獻大捷也即傳所謂獻俘太朝是也雖然初思明
乘勝西嚮光弼整陣徐行移東京謂留守韋陟曰公計將安出陟曰
不如移軍河陽表裏相廝此後臂勢也遂逐軍趨河陽光弼換周
摯等思明未知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也

王冊崇勳謂光弼以功進小敵信所怯謂光弼北邨之敗也異

將步騎千餘前去諸部喜曰劉將軍平謂光弼受封擁兵鎮河汴謂光弼受封風雨

千里初安帖安吐火青蠅徒營營詩小雅營營青蠅風雨

秋一葉青蠅畏黑有詔入朝廷延不行素節凋寒故云風雨秋

葉也淮南子秋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魚朝恩蓋其策謬

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嫌之及來瑛為元振養死光弼愈恐吐
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廷延不敢行帝屢長安因拜東都
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父頂大屋去高棟喻光弼為朝廷之所

倚賴長城掃遺堞國家倚光弼如長城今平生白羽扇謂光

而所用之物存矣裴啓語林諸其死矣長掃遺堞也零落蛟龍匣蛟龍匣乃劍匣也

葛武侯持白羽扇指麾三軍也西京雜記漢武死匣上比白金銀為言久亡不復見用

蛟龍鳳凰龍鱗象世謂之蛟龍玉匣雅望與英姿漢二十八

並委茂績委前漢志魏里屬右扶風今之測滄槐里接槐里豈葬地乎以詔百官送葬延平

而不用也風翔府正在長安之西矣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詩話

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号令不更而在瑣瑣改色及其喪也杜直筆

老哀之云二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此所以稱其喪也杜直筆

在史臣將來洗箱篋言史氏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

辱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南紀楚之分甫自南紀往婦阻

而不扶顛求蕭條言光弼有扶顛未濟失利涉言時未至

能亡如欲濟而失舟也疲薺竟何人薺乃結切裴老兒甫自灑涕巴東

峽巴東峽指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嚴武華州華陰人中華書

奕敏於聞見幼有成人風翰書不究精義張繼而已弱冠以門陰策名隴右哥舒翰奉充判官至德初肅宗與

師靖難大收材傑武策策杖行在宰相房璿以武名臣之子才畧可無首薦累遷給事中八年求泰中斷毋哭

日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鄭乃武之所封朝華岳金天晶晶子盈切華西岳也金天

白帝也武西人以其得華岳天神白帝精氣之所孕也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本傳武幼

豪姿母不為擬之所容獨厚其妾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錐碎其妾首巖然大賢後巖

力切大賢謂復見秀骨清注題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巖

凡開口只欲為將相傳云云元載注閱書自氏盡紙非落落筆

厚相結求宰相而事不遂是已任明養也言武初歷補後自致嫉邪

四座驚歷職匪父任身累遷殿中侍御史非由於父也

管力爭謂為御史漢儀尚整肅言唐也胡騎忽縱橫

謂祿山之亂也飛傳自河龍傳直逢人問公卿按史氏云玄宗入

夫則天宝末武在蜀中矣飛傳則傳述之報也向龍西東蜀中

肅宗即位靈武而前路便隘有飛傳自河龍來武必詢問公卿為誰

也 不知禹乘出作乘輿雪洋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

蕭關城武在蜀之遠亦不知禹乘所出之所所以雪涕悲鳴其忠

武遂立肅宗肅關即靈武也按渭州清原縣乃武州舊地肅關城攻

其地即今朝那縣在州西一百八十里龍朔中故於白草軍置肅

關或云蕭關屬武州大中後信及江之蕭關置寂冥雲臺仗言行宮儀衛之草創元

使者謂道路凝皇情謂肅宗思壯士血相視別賦勿江山少

忠臣氣不平作未密論正觀體正觀太宗揮發岐陽視

謂肅宗理兵鳳翔以親征山後集志石扶風美陽有岐山感激動四極爾雅釋地東至于太

于濮欽此至于祝豐翻收二京二京謂長安西京也按舊唐

郡者君之所居人
三堂華陽兵
武初以陰補太原將軍肅宗時為劍南東川節度使上皇台劍

民之所都會也
南東西兩川為一道權成都尹復節度劍南故曰三堂華陽之兵也

馬首華陽黑水推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或曰匡衡衛霍之兵見

信任或寵或辱或哀或榮始終之節不若武為京兆之尹又兼御史

中丞又迁京兆尹又兼御史大夫凡四登會府之地三堂華陽之兵也

京兆空柳色
色或作翠武嘗為京兆尹故用之以比張

尚書無履聲
武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故用之以比鄭崇為尚書僕射數

求見諫諍哀帝初納用之每見華履聲帝笑曰朕讀鄭尚書

履聲馬自朝夕

白馬休橫行
此美武嘗靜涼山之亂也後漢李憲

我歐陽敏不能耐廬江人陳威為從事乘單軍駕白馬往說而碎之

謂之白馬青絲為戀以應董誥之識長也

化
謂武以德服成都儒化之成比之文翁也前漢文翁傳文翁

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李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補郡縣吏

公來雪山重去雪山輕
雪山

西山西夏常有積雪武之來鎮其去就為蜀之重輕焉按廣德元年

年冬吐蕃驍軍汎龍劍南節度高適出師雲南劍南有功陷松維保

甫至錦江秋末武披吐蕃當狗城仲冬武披監并故史氏謂其威恩

足以靖邊也華陽空嶺記西山東觀錦城若并底其土積雪十月披

集字堂詩云松蓋西嶺千秋雪擊白西山白雪四時及南嶺詩曰夷

界荒山頂荒山積雪漫又曰煙

記室得何遜
武辟南嶺掌書記

與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復文季之士曰

韜鈴延子荆
韜鈴

孫楚字子荆赤右尚驃騎軍事又

四郊失壁壘
謂邊境无屯也

堂上指圖畫
圖畫一作

軍中吹玉笙
言武

虛館開逢迎
謂開賓閣

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
此

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
此

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
犬戎指吐蕃也武再

杜詩卷九四

報主願庶或禪世程或一作獲程炯炯一心在明炯沈

沉二豎嬰左氏成公十年傳公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

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

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

類淵竟短折賈誼徒忠貞原武之意在於良醫主不幸年四十

少而飛旒出江漢孤舟轉荆衡武卒歸于蜀

也震為馬融笛昔馬融好吹笛道死有客弔之詎靈橫笛悵望龍驤坐

阿童復阿童衡刀飛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阿童山小營坐

也武帝因以謠言拜騰為龍驤將軍大康六年騰卒葬相山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璉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

方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懇讓儲位封為益王璉謚曰

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璉璉歷大僕卿天寶初加特進

唐植管錄杜工部詩骨氣高峭如爽鸞摩天駿馬逸地

如八哀李司徒詩曰司徒天寶末全收晉陽甲纓冠攻

吾城然寂意不愜王司空詩曰司空出東夷雍雜刺勁

翻追隨燕薊兒額脫骨不關嚴鄭公曰鄭公胡璉刺太

岳金天鼎昔在童子時已開老成名人謂工部擬魏太

子鄭中八篇可抗衡齊軌工部奮然曰公知其一旦吾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此髯似

太宗色映塞外春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魏志邯鄲淳見曹植才辯歸對其

見曹仁歎曰將軍真天人也東觀漢記光武過鄧禹營射帝愛之

眾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唐書璉眉宇秀整性謹嚴善射帝愛之

鬚似太宗西陽雜俎太宗虬色映塞外春塞外一作塞夜

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群臣少

以建之父讓位于已故眷遇之恩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

異於諸王出入宮禁不以時也

史記三王世家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漢中山靖王傳諸侯王

身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大牙相錯為盤石宗齊南王康

傳何敞上疏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准

從容退朝後退或

或在風雷晨雷或作雪謂天子威尊將田獵也南臯羯鼓錄明

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司馬相如諫簡書今陛下好陵阻

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

社詩卷九四

七

存之地犯屬車之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駢駢駢疎臻切馬綱情塵豈不殆哉

夫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命從天子獵苑中箭出飛鏢

內上又回翠麟或作入翠麟馬名也翻然紫塞翻謂馬也

約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下拂明月輪謂馬翻落而拂弓也

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月之胡人雖獲多胡人以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天

笑不為新謂射中鴈而天子為之喜笑也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謂天子賞

帝射熊豕逐野獸司馬相如上疏諫竟無銜繫壓巨月切

之武王東伐約伯表叔齊扣馬而諫聖聰矧多仁聰慈官

諫獵疏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錡時有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麟天子納其諫而罷德獵故有司

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皆進諫之效也晚年務置醴門引申

白賓此謂璫好延賓客門下多賢士也進掌與賀知章褚庭海梁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

公為中大夫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

生設醴類師古曰醴甘酒也按集莊遊詩有曰許與必詞伯賞遊寶

賢王與穆生醴地奏職入明光天子發食召羣公會軒裳蓋天寶間

英豪貴人皆盛左待甫如此道大容無能求懷侍芳茵無

甫謙辭也謂已无才能得待王芳茵而為王好學尚自列義形

必霑巾謂義形於色也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孔融表性與道

川廣不可泝泝蘇故切逆流而上也甫言自別之後流落於蜀

墓又狐兔隣傷王之不復見張孟陽七哀詩比邱何曩曩高陵

穢不宛彼漢中郡郡魯休王璉弟漢中王璜早有才望偉儀冠

也中王文雅見天倫何以慰我悲泛舟俱遠津謂璜為人

甫同泛舟於荆楚也温温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謂温温風味甫少年已

紳舊遊易磨滅遊一作易衰謝增酸辛

蜀居例切也謂此紫騮隨劍几既賂色以紫騮之馬義取無

虛歲此言富貴之家古以寶劍隨劍求其為文色受之皆合於我

分宅脫驂吳志周瑜與孫策獨相友善輸推道南

感激懷未濟財而氣我受文惠

眾歸期給美擺落多藏穢穢穢

獨步四十年公色知名長安死

風聽九阜謂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阜聲聞于天

鳴呼江夏姿能文京師號曰天下无双江夏黃童竟掩宣

尼袂言色之道銷也昔孔子獲昔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

否臧太常議武后臨朝張昌宗與易之擅權百折二張勢

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旱霽怒哀冷凜然而生風也爾雅秋為

早忠貞負冤恨冤晉作怨以色忠宮闕深疏綴放逐早

聯翩低垂困炎厲此言天子深居九重不知自然放逐南州无

見於汴賦謂賦稱百類自類自類云當居相位又素輕張說為說

惡發陳州因事抵死會赦免死日邪鵬鳥入

此賈誼之忌鵬也誼賦鬼斷倉梧帝梧色梓舜帝之南葬于倉

與天地傾猶葬於倉梧之野蓋尸解也榮枯走不暇榮枯

幾分漢庭竹幾讀上声謂色暴為刺史也漢制以竹使符分給

風擁文侯箠箠杖咸切謂刻象

洛陽獄以色之死於獄比蔡邕也後漢蔡邕傳靈帝嘗詔邕下洛

事近小臣斃斃

杜詩卷廿四

以國之休咎相語陰行賂遺竟杖死北海郡

書第一至第五與郡守以與之也

疾也昔鄒衍如範船王擁篲光驅請列弟子之坐篲帚也謂

為之掃地以仇恠塵埃之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故也

終悲

謂

謂

謂

謂

拍吉温覺或依蔽非以篇未復押
蔽字左氏傳國語與小臣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啐

略指 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按集甫有嘗陪李北海宴
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朝陰謂論文到崔蘇

崔信明蘇源明皆 拍盡流水逝謂感近伏盈川雄盈川謂
唐文苑傳烟岸為盈川令張說曰揚盈川之文如未甘特進麗

縣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靈照亦不滅王勃 相拒一危
相拒謂李嶠也張說又 是相拒相拒一危

曰李嶠文如良金玉 脆謂說以相國勢力所能勝豈持豈自危脆易於一扼耳按
豈素輕說與相惡會稽人告豈贖質柱下獄與傳化歸 爭名

古豈然規文帝典論文人 鍵捷效不閉鍵巨典切論壯也捷
其賦切門眼也文苑英華鍵捷夜開鍵效切切捷貌豈與說皆以

文顯互相爭各色竟為說批隙故謂豈為閑鍵則捷急而忽然不閉
豈善朋无翼摸而不可開 例及吾家詩甫以詩自負如此言例則

也例或又作倒謂 曠懷掃氛翳謂剔去其家味也或謂翳翳言
見吾詩而絕倒也 曠懷掃氛翳謂剔去其家味也或謂翳翳言

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 鍾律儼高懸喻豈詩之 鯨鯢噴
第一猶柱林一枝昆山片玉 坡陀青州血坡陀高聚貌或曰不平 魚沒

汶陽瘞瘞於劉物理也汶陽 哀贈竟蕭條贈或 恩波延揭
厲謂代宗特國恩例得贈祕書監不問淺深也左氏僖公二十三年

以衣涉水為厲繇膝以下為揭 子孫存如綫傷豈子孫微 舊
繇膝以上為涉繇帶以下為厲 子孫存如綫傷豈子孫微

客舟凝滯舊客者甫自蜀其飄泊荆楚未能乘扁 君臣尚論
舟以往也江淹別賦舟凝滯於水濱 君臣尚論

兵將帥接燕薊即詠六公篇六公者元自注云相承尊敬
載豈本傳 暮來豁蒙蔽如豈者博概有所陳說故用該豈所作

六詩以解憂 國之情也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源明京兆武功人少孤寓居徐充工文辭有名天寶間
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論德出為東平太守

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為官廩
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徒步寓徐充注題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

典謂三墳五典也時下萊蕪郭泰山郡也忍飢浮雲嘯嘯語負米晚

為身每食臉必泣昔子路負米百里之外以事親源明養

字照藝薪晉中興書范汪家貧好字然薪寫書又文士傳侯瑾字

客垢衣生碧鮮庶以勤苦志報茲功勞願願一作顯謂

志報父母勤勞也學蔚醇儒安言董仲舒為漢醇儒文包舊史善

歸來落一潛京輦幽隱人乃

射策君東堂魯作射君東堂策願師古

宗匠集精選唐書首義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

制可題未乾一作制題墨未乾蒸宮獨斷漢制天子之書有四

乙科已大闡休生

晨趨閭闔內闔闔謂天

足踏德出為東平太守又為國子司業顏延年贈阮始平詩屢

宿昔業也吏緣一作吏祿晉作祿吏晨趨閭闔內闔闔謂天

出守還研古典切賦也言其由貧賤中來足拍約中漸傷一麾

暇陪八駿昔周穆王嘗乘八駿之馬以出遊幸王子年拾遺記東

黃屋朔風卷明皇與輿以綠山反而出符也謂不

虜庭悲所遣謂源明時不及扈從為賊所

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

轉石或作不源明陪賊其二秋憂憤石可轉而吾心不轉焉肅宗

肅宗此言源明不污賊而受為官也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轉石或作不源明陪賊其二秋憂憤石可轉而吾心不轉焉肅宗

肅宗此言源明不污賊而受為官也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杜詩卷廿四

復社稷得無逆順辨南宗復兩京辨其逆順者為署官者皆伏誅故下句比之范范

睦頤其兒沈約宋書范曄為高祖相國掾擢太子詹事坐謀反誅臨刑呼其子嚮亦醉取地上及果皮以擲曄曄問曰汝瞋我耶嚮曰今日何悲李斯憶黃犬李斯傳刑具五刑論腰頭但父子同死不得悲秘書茂松色色一作意謂為署官上蔡東門遂校免豈可得乎再宦祠壇墀再宦一作宦祠墀墀一作宦祠墀前後百

卷文枕籍皆禁燹禁燹喻源明文之美也晉元帝始鎮建業每呼為禁燹篆刻揚雄流篆刻一為制竹揚雄以職為童子難與溟

漲本末淺溟海之漲其本末比之猶為淺也青燄芙蓉劍謂其能斷快也吳越王允常取越劍劍示薛燭犀兕豈獨刺犀兕豈獨刺

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芝一作漢武帝嘗大具祠事絕萬手宗時宰相王與以折肱進勸上與相齋事禁中稍崇儲祀源明數

不惡懸黃金惡一作要謂其言安媚則黃金可惡胡為投乳乳一作亂贊音賦又音飲乳虎也謂其言切直犯上之惡不避

結交三十載載在者男哭注雲僕射詩結吾與誰遊衍榮陽復冥冥嗚

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則即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嗚

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萬里餓自

傷抱疾雲安不得泚沔以歸而泚源明也桂豹古今注羆露萬里

露易晡城也亦謂人死禽鳥歸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曰羆上朝露

何易晡露晡明朝更復斃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收

斂精魄元賢愚兇伯一何相推促人命不得以踟躕至孝武時分二

章為二曲羆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燕人使挽柩者歌之世

進時政得失 垂之俟來者正始貞勸勉源明所書將以垂後

論其不可

進時政得失 論其不可

進時政得失 論其不可

進時政得失 論其不可

進時政得失 論其不可

進時政得失 論其不可

進時政得失 論其不可

進時政得失 論其不可

進時政得失 論其不可

細而不協於規景作无 蟲篆丹青廣 謂其善書畫也慶本傳慶

微而或倖於水泉是也 慈恩寺詩柿葉數空葉往日取葉識書獻久殆遍嘗 善國山水嘗苦无紙於景

自寫其詩并畫以獻玄宗太宗大書其尾曰鄭度三絕 子雲窺未遍

謂慶之言過乎揚雄之博極无所不通也前漢 方朔諧太枉諧

揚雄傳惟字子雲少而好李傳覽无所不見也前漢東方朔傳朝字

曼倩上書指意放蕩辭數萬言又刻何列仙傳朝上書拜為郎棄而

避亂置積官舍風飄而去後見會 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

稽實葉五湖知者疑其歲星精也 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

美度之善書得兩鍾之射也兩鍾謂鍾繇鍾會也繇字元常親入善

隸書并行草衣昂云鍾書有十二意鍾會字士季繇之子也亦善書

羊頌云會書筋骨緊密頗有父風書法曰度善草 文傳天下口

隸呂繆續書評曰度書如風通雲收霞催月上 大字猶在榜昔獻書圖畫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

謂慶所畫 宣鶴誤一響 一作寫一作官張 三絕自御題

四方尤所仰嗜酒益踈放 並見注 彈琴視天壤形骸實

土木 謂皆枯 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 一不寓意於官

作突兀倚書幌 世說劉真長自度數鍾言不 晚就芸閣香

謂選著作佐郎也魚豢云芸香 胡塵昏坱莽 坱莽廣 反覆歸聖

辟紙魚蟲故藏書臺稱芸臺 朝點染無滌盪 胡聖謂祿山及也度由廣文博士遷著作佐郎

靈武故詩言无一點 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檣 祿山之亂平

州司戶 覆穿四明雪 言度之官艱苦冒雪而行也四明浙江山

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以待詔公車其履行雪中 有上 飢拾糲溪稼

言度之官飢困拾稼而食也猶以周切柔木也浙江地名謝靈運山

居賦越槽溪之滌紆天台賦濟滄溪而直上後漢李恂傳拾稼食以

自空聞紫芝歌 謂慶不能避祿山之亂而陷賊傳聞乎四皓

莫高山深谷遠 選暗 不見杏壇文 謂慶貶為高士傳四皓歌曰莫

遊紫芝可以療飢 遊紫芝可以療飢

遊乎紺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謂荒僻也天台賦始經題

讀書孔子絃鼓琴奏曲漁父下舟來聽 天長眺東南 台州東南

也 秋色餘題 謂荒僻也天台賦始經題 別離慘至今斑

白徒懷曩 曩昔 春深泰山秀 秦 葉隊達渭渭朗劇談王

侯門野稅林下鞅 鞅於兩切馬頸柔革也總照詩无山稅 操

歸鞅謝眺詩行矣倦路長无由稅飯鞅

歸鞅謝眺詩行矣倦路長无由稅飯鞅

歸鞅謝眺詩行矣倦路長无由稅飯鞅

歸鞅謝眺詩行矣倦路長无由稅飯鞅

歸鞅謝眺詩行矣倦路長无由稅飯鞅

歸鞅謝眺詩行矣倦路長无由稅飯鞅

歸鞅謝眺詩行矣倦路長无由稅飯鞅

歸鞅謝眺詩行矣倦路長无由稅飯鞅

歸鞅謝眺詩行矣倦路長无由稅飯鞅

歸鞅謝眺詩行矣倦路長无由稅飯鞅

歸鞅謝眺詩行矣倦路長无由稅飯鞅

歸鞅謝眺詩行矣倦路長无由稅飯鞅

歸鞅謝眺詩行矣倦路長无由稅飯鞅

歸鞅謝眺詩行矣倦路長无由稅飯鞅

歸鞅謝眺詩行矣倦路長无由稅飯鞅

歸鞅謝眺詩行矣倦路長无由稅飯鞅

歸鞅謝眺詩行矣倦路長无由稅飯鞅

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踈闊平昔濫吹獎謂甫追

憶昔時與愛聚會于關中春和秋涼之日或劇談或稅輒操紙賦詩謂甫追

把酒酣飲交遊於詞翰之場而今竟踈遠間闊故傷之又憶慶之平昔濫有推謂甫追

百年見存沒謂甫追於存沒之際也牢落吾安放謂慶之平昔濫有推

孔子將死子貢曰泰山其顛乎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謂甫追

交人事惟共親知出處同世網陸機赴洛詩借問子他日放江

絃歌酬宴而已樓含悽述飄蕩甫自注云若何之今秘書監鄭君審蕭翰齊價

咸共為竹林之遊今甫詩以阮咸謂甫追

比鄭審故有阮咸江樓之句也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九齡父為韶州別駕因家于始中今為曲江人九齡幼

聰明善屬文三以書干廣州刺史方慶方慶大嗟賞

之曰此子必能致遠九齡登進士第應拔並登乙科拜

校書郎明皇在東宮幸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

對策高第遷左拾遺九齡為相以文雅為上所知右相

李林甫惡之引牛僧孺以傾之遂罷明皇雜錄云九齡

自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日華門將就班一人勸

鄭卑遜李林甫據其中揚揚自得觀者目為一鴉挾兩

兔俄而詔張裴為左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視其詔大

怒曰獨為左右丞相耶初九齡為相薦長安尉周子諒

為監察御史子諒以交陳休各九齡坐引其其人左遷

州州大都督府長史自荆州請歸拜墓因遇疾卒上皇

在蜀思九齡先竟祿山面有反相乃下詔優贈司

徒乃遣使就韶州致祭九齡有集二十卷傳于世

相國生南紀南紀分野名也唐天志東海微達既閩中是為

州正嶺微醜越之地詩曰滔滔江漢南紀謂甫追

之紀是也大拓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謂甫追

言已為金而不復留在礦以警張九齡成諱早出而應用不復退縮

故云不留礦也圓竟經營如銷金礦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皆以

銷成就一成真金財無復重為礦思能叙金剛經其李若同見礦中

遂成仙鶴下人間九齡家傳九齡初生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

精金謂甫追仙鶴下人間謂甫追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

思復與雲路求復思奮飛與前程雲路齊水也寂冥想土

階韓非子堯未遑等箕顛想於箕山穎水也

致天下而讓許由由為人所據義傷方邪席不坐邪脯不食聞堯讓而

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已乃臨池洗耳池水怒曰何以

汚我水由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也○上聯言九齡為

秘書郎為左拾遺為左補闕為中書舍人為集賢院李士是也前漢

杜詩卷九四

十六

書叙傳王鳳薦班伯宜勸李時上方鄉李鄭寬中張禹朝文入說向
書於金華殿中詔伯受寫數年金華之業絕出顏師古音義金華殿
在未央宮
碣石歲崢嶸碣石一作嶺石**天地日蛙鼃**地一作地**退食吟大庭**庭大
氏上下至治之國也詩
退食自公自公退食
何心記榛梗嶸石山在東嶺山所據之方陣
大視天地間如蛙鼃然全无忌憚九齡詩其有反故意曰何心記榛梗食
之間嘗負致治之心欲誇大庭氏不為嫌清為有念故曰何心記榛梗食

骨驚畏曩哲謂畏其不逮乎前輩驚傷其名**鬢變負人境**謂憂其
為白髮乎老而无補也
雖蒙換蟬冠董芭與服志貂蟬侍中冠金
謝玄暉詩誰能影髮不變
地惡多幸怨女六切惠也下園曰謂罷相拜中書侍郎也趙子
有李林甫之嫉牛仙客之憾則得此為幸矣或謂右地指李林甫為
右相而必有媿色林甫以罷幸一曰祖九齡為相心常負愧故引牛
仙客共傾陷之九
敢忘二疎歸漢疎廣傳廣為太子太傅謂兄子
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閔歸老不
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設祖道俱帳東都門外
蘇耽井神仙傳蘇山翁名耽忽辭母去母曰使我如何存活仙翁
曰明年天下變疾延中水簷言當捕
捕可以代養病者食兼飲水而愈
紫綬映暮年紫綬太守繫印之

侯將軍紫綬三采紫
荆州謝所領九齡晚年坐薦周子**瘦公興**
白濟紫圭長丈七尺
不淺以九齡之坦懷如更亮也晋更亮傳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吏
任老子於此只復不淺便據胡床
黃霸鎮每靜以九齡之善循吏
與浩等談話竟夕其坦率如此
賓客引調同謝靈運詩異
傳黃霸字次公獨用寬和為治擢為
揚州刺史顧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
詠在務屏謂九齡每引賓客同題調者**詩罷地有餘**一作詩地
唱和於百務屏息之際也
篇終證清省省審井一**陽發陰管**謂如黃鍾之律也言
切察也
含公鼎謂如太羹之和也言其**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
才晉侯寸徐陵書未造文
章之境空慙讀書之力
散帙起翠螭九齡有集二十卷荆人
才晉侯寸徐陵書未造文
章之境空慙讀書之力
倚薄巫盧並巫盧一山名謂其才氣能
龍文也廣雅
綺麗玄暉擁謂其文之綺麗如謝靈運
詩拙疾相倚薄韓康伯
注周易傳謂相附也
任昉騁謂其長於箴誄如任昉**自成一家則成一家**
家之法也裴駟序史記
勸成一家總其大較
未缺隻字警謂其文得春秋隻字之嚴

杜詩卷九四
十七

杜預序左氏傳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雀影鄒州即滄海之南朱鳥南方之

宿謂九齡之名與朱鳥之宿影齊高也影形也風俗通四方皆有七

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南方而北尾西方成鳥形北

方成龜形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謂之朱鳥七宿者也

歸老守故林謂自荆州請歸展墓也戀闕

情延頸情一作當謂其不忘君猶異擢用也波濤良史筆謂唐史史氏直筆書其

有如波濤之翻可充良史之筆也蕪絕大庾嶺惜其段于大庾嶺之南也大庾嶺

江本集開元四載冬開鑿至大庾嶺路九齡作序蘇鏡作銘

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謂九齡

廷擾亂禮教頽踈難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後漢徐孺子

也陳蕃其重之按曲江本集九齡常為孺子作墓碣其銘曰靈芝无

根醴泉无源當時傳誦今用再讀其碑故思整梓以弔之則以慕孺

子之高風而不忘江湖之念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

Blank columns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poem.

07704

